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第一百二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10

創刊廿週年紀念號



121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包 苞 (甘 肅)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伊 尹 (洛杉磯)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 明	事故	4
李雲楓	春分／冬至	4
鄭 玲	病中隨想	5
馮 冬	某種／玻璃	5
達 文	少女看板 八首	6
遠 方	九華山 三首	7
謝 勳	因為你路過	7
木 也	故鄉的老房子	7
北 塔	朱崗子村醉語	8
吳迪安	十一月的寫作／夜半打更	8
古 松	尖東長堤／五支旗杆／油麻地印象	9
李 斐	戲寫十四行	9
蔡克霖	寫在雨花石上的詩	10
林小東	歲月跳樓	10
嚴 力	人民不能醒／震區之外的體驗	11
朱鎮西	絕唱／地震中的一個洞	12
余問耕	才二十歲的新大陸	12
冬 夢	歲月因我們的詩而醉	13
蘇清強	撐傘	13
逸 雲	諾貝爾和不鴿	14
柳青青	上帝的棋局	14
章治萍	在大江口懷念屈原 三首	15
蔡可風	曉霞的聯想 三首	15
雪 絨	家書／遊園驚夢	15
林明理	黑夜無法將妳的光和美拭去	16
王 茜	請別進入她的房間	16
陳葆珍	秋葉	16
輕 鳴	吉士懷春 五首	17
冰 花	致敬	17
夏 野	小詩五首	18
彭國全	赴死／大海／拜佛	18
魏鵬展	黑色的雨	18
王克難	螺玉黍 六首	19

于中	花·草·樹·木	19
王露秋	觀 Eugene 之海／不要喚我／第四日	20
十維	譬如／坐在黃昏裏點一支煙……	20
林忠成	變性手術／另一種洶湧	21
伊尹	眼神想說的	21
心水	寒山寺	21
明迪	玻璃之間／中秋之間／菠蘿夜曲	22
石羚	秋思	22
包苞	一件標本和它的製作過程／等待	23
張耳	小方家胡同記	24
桑克	猶太公墓／雨還在下	25
麥田	春天的灑水車	25
劉波	無心的柔道	26
張禮	走在季節的尾端	27
蕨蕨	空山	27
杜文輝	好像一直在跑／雲是我的妻	27
李國七	離開前的一週／夏天半島	28
一抹煙雲	十四行詩／這香不再	28
西楠	癌／堵塞／M 和老 G	29
韓四清	籠中鸚鵡／武廣高鐵	29
黃岸賢	懷念	30
王妍丁	懷念喜鵲	30
深谷煙嵐	牧羊人的春天／在異鄉植物園	30
于艾君	車站速寫／畫布賦	31
羅鹿鳴	懷抱洞庭／德山，枉諸之水的痛／自憐	31
施漢威	解讀社會	31
世賓	歌唱新生活／做個新女孩	32
白頻	天堂並不遙遠	32
馮偉	天邊一個女人	32
陳銘華	清明上河圖	33
蔡宗周	皖公神像	33
北城	楚辭裡的愛	33
俞昌雄	自畫像／我親愛……／信不信由你	34
海煙	空巢	34
馬列福	下午／傍晚／雨丁直下	34
阿北	無法張開的嘴巴 三首	35
韓永恆	出口／盜墓	35
熊剛	那些卑微的靈魂	35
秦華	初夏	36
樂歌喬木	夜晚	36

偶爾	玉米／濕漉漉／小小	36
牧鶴	模糊的日子	37
依雯	悟	37
何君華	迷失／抱／時間／離開	37
秦雙泉	終點／新婚之夜／轉變	38
秋水竹林	燈	38
仲彥	生為中國人	38

譯詩

木也	譯詩兩首： 幻想曲◎莎拉·迪斯德爾 種子園◎穆麗爾·斯圖爾特	39
馮冬	曼德爾斯塔姆詩兩首	39

評介

潘洗塵	哀莫大於心不死	40
向明	睜眼和閉眼	41
惠遠飛	慾望心靈的人生洗禮	41
小海	《大秦帝國》序言	42
馮冬	析布羅茨基〈我坐在窗前〉	43
劉耀中	小赫胥黎	48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雍正五彩紅地花卉碗

■向明

事 故

——悼周鼎

突然閃出一段記憶

原來前世都是一株發育不全的樹
矮小、乾瘦，一樣流清鼻涕的孩子
那樣被風欺凌，被雨削直
也許由於基因亂序配置
四野總都是“一具空空的白”

原本都是命運相同的兄弟的兄弟呵
我們總隔着一條條意識幽冥的河谷
成了一株逃脫斧斤腰斬，苟活
在今生的樹，存活著是何其幸運
雖然風雨相欺的聲音永遠，你走
依然清晰的聽見，我忍住 想啼哭

老詩人周鼎熬不過歲月的侵蝕，於九月廿三日凌晨，因器官衰竭病逝台東榮家，〈一具空空的白〉為周鼎早年的一部詩劇，為“存在主義”流行時代，創作的一部至今仍無人能無之匹敵的荒謬劇，但一直未對外發行，詩人過世前曾對其女公子千象稱，有人曾與他接洽再版。

■李雲楓

春 分

當天氣不再寒冷，天空重新變高
我用了一個季節的時間脫下棉衣，然後用七天時間走出房間
我站在路邊，透過薄薄的叢林遙望荒野
在那裏，我看到荒蕪的世界開始出現色彩
黑暗彷彿沉入地下
我從沒有過在早晨站在這裏，也從未聽到過鳥鳴
我生活在黑夜之中，在寒冷的居所
傾聽鬼魂的吟唱
我想，那就是我的世界，簡單 黑白兩色
而現在，我站在一個季節的開始之處
聽到了荒野的聲音，低沉猶如雷鳴
我開始記起我的童年，以及與我一起生長的樹
它在這個冬天死去，枝幹凌亂
這是一個依然清冷的早晨
我站在這裏，開始遺忘夜晚
我看到荒野醒來，卻又離我而去
我看到它在遠方向我注視
寧靜並且冷漠

冬 至

那時是中午，我聽到鳥群從空中飛過
透過窗子，我可以看到她，在一片藍紗後面
我可以看到她白色的外衣，在藍色背面，像一個似曾相識的早晨
然後我看到了那群人，在街道的對面
他們穿著黑色的外衣，他們沒有一點聲音
我看到他們向我的視窗遙望
我看到他們，整個中午木然的站在那裏
我給她打電話，我讓她去看那些人
我看到她推開窗子
我聽到她在電話中說：那裏什麼都沒有
可那群人依然站在那裏，我幾乎可以看到他們的目光
一種深深的灰色
我可以看到他們，如同他們看到我一樣
我開始感到心臟的塌陷，感到胃慢慢的收縮
感到寒冷自脊椎處蔓延
但我看到他們在轉身離開，但我依然看到他們的目光在空中停留
這是深冬的一個中午，我留在窗戶前面
感到整個世界空空如也

2010年寄自北京

病中隨想

在病中 似真似幻
 總看見神靈出沒
 我的神靈 不是從天上飛來的
 他不想長眠 便從墳墓裏醒來了
 仍然著戎裝 軍刀
 在殘月下繞城巡視
 這座城 在抵禦外侮的戰爭中
 是在他寸土必爭的戰馬蹄下
 復活的

戰爭的烽煙熄滅已久
 他的墳墓在遠離塵囂的地方
 可以呼吸另一種空氣
 傾聽另一種寂靜了
 但他聞到了苦難的氣息
 他醒來 走進他的後代
 走入我們的思念 思念中
 有新的淚水和熱血滴下來
 滋潤人間苦旱
 如春風春雨
 春雨春風 到處都去
 甚至小草根部
 甚至石頭縫裏
 很容易被人視而不見
 特別是在黃金鑽石的遺忘之中

在病中 我彷彿又聽到那種悲歎：
 英雄精神從前是上帝
 如今已淪為物慾的奴隸
 人 已將一點點地變為奴才
 再沒有適合做主人的人了
 這種夢落瀟湘的文人滄桑
 曾一度使我的目光蒼然若失
 但目光 畢竟是一種情懷
 情懷總是與博大連接的

情懷有它自己的門
 敞開門 是詩性的世界

在病中 當疼痛片刻緩解
 那最感動我的人性的輝光
 首先照亮了我的記憶
 延綿不斷的宏偉畫面
 便在我的淚光中出現：
 我的祖國是一座巨大的豐饒的鐵礦
 總是吸引雷雨
 縱使在盛世 也天災頻仍
 每一次 當危機到來的時候
 平日看似趨安避危的民眾
 也受到使命的牽引
 而興江山之慨 而起天下之志
 為了救援同胞
 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許多人 身處邊緣
 卻把自己的精神安置在中心
 拉著時代的大車負重前進……

這些情景使我明白了
 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相互存在
 有能力的愛心
 才是我們應該擁有的寶藏
 這對我風中殘燭的晚年來說
 是安慰 是自豪
 是希望的火光 是療傷的香膏
 我早就不相信我的詩
 能催生更美好的生活
 只想在我尚能說話的時刻
 作一個簡單的見證：
 在今天 到處都有
 適合做主人的人
 到處都有
 代表我們去和命運談判的人

2009年11月于廣州

願意等待的人
 額上有一個金色標記
 在人群中發出亮光
 只有盲人可以看見

願意等待的人
 從水中取出了萬花筒
 各種顏色
 都不是他自己的顏色

願意等待的人
 起風的時候會打開門
 讓灰塵充塞自己的眼睛
 他想變成一座雕像

願意等待的人
 他的床頭永遠有一盞燈
 就算他的眼睛不再看見

如此多的人
 聚集在那裡
 圍繞著一塊玻璃
 下面是危險的車道
 聽說有個孩子
 在此處玩耍他以為玻璃
 很牢靠他撲了上去
 結果
 他連同玻璃一起摔成了碎片
 他的媽媽哭了三天三夜
 後來出現了一塊嶄新的玻璃
 人們圍著它不停地談論
 一個男人還用手指
 敲打新的玻璃
 看看是否牢實
 他敲打的時候手在發抖
 再後來有人路過
 總會有意無意地
 瞧一眼那塊嶄新的玻璃
 偶爾也會有人聚集在那裡
 眺望下面的車道
 然後撫摸一下那塊玻璃
 像在撫摸自己的孩子

2010年寄自南京

■ 達文

少女看板

鬢髮如雲
紅塵似火
你如何捨得看穿
牆的厚度

我也是
捨不得
繞道而行

黃泉

我怎能相信
一碗孟婆湯
可以洗去
你整輩子的
風風雨雨

盛夏
有時候驟然的涼意
會把陽光
栽到土裏

詩魂

在路上
我常常突然
心蕩神馳

我趕緊停下
把它們
刻進文字

如果我實在
忙於趕路
我錯過的空氣 孩兒們
形狀更美

房間暗了下來……

房間暗了下來
更暗淡的
是玄幻了整天的頭顱

在瞪著眼
要把夏天
撐出聲音之外

如果再暗一些
那就該是
淚流遍地的
睡意了

洛麗塔

你鈴籠花一樣的酒窩
閃了閃
就彎曲在小楊樹
招搖不已的影子下
而傍晚的風 也一點一點地
把喧囂了整個夏天的距離
拭擦得空空蕩蕩

地平線那邊
不僅僅是你脆脆的笑
也不僅僅是
我的抽泣

我曾經是樹……

我曾經是樹
繁花似錦的日子
我飽滿多汁的果實
比愛情更甜美
也更快爆裂
從軀幹到心臟

灌滿風霜
感謝歲月
刮走我那些
浸泡苦痛的肌膚
感謝滄桑
溶盡我的神經
如今我是通心的竹笛
青盈透亮
和風而聲

命運的讓球

朋友
你儘管
發球過來吧
我不會讓你
輸掉每一場球的
雖然你打得可不怎麼樣
跟我較量
就像我
跟命運較量

謝謝你讓我知道
我的存在
是命運給我
唯一的讓球

羽毛

每一次
激動情感的衝撞之後
總有些白色精靈
迴旋在
血漬上空

比死神更有形狀
它們也把悲傷
吻得非常稀薄

■遠方

九華山 三首

1、地藏

眾生度不盡
地獄也難清空
所以你还端坐在這裏
三佛陀 四菩薩
八大金剛 七十二羅漢
其實，各有各的難處
要不
八方叢林
四時香火
能這麼鼎盛嗎

2、纜車

一陣霧嵐瀰漫過來
河豚 河豚
我驀然驚見
三匹金橙色大河豚
從左側
迎面撲了上來
我本能地畏縮一下身子
好奇地目送他們
悠閒自在地
游了過去

3、連心鎖

在九華山頂的周遭危岩，有粗大的鐵鏈圍欄，鐵鏈生鏽，上頭掛滿層層疊疊的鎖頭，大大小小，不計其數，聽說這是癡情男女們的連心鎖。

於是你從浪漫創意中
獲得滿足
找回了自信

■謝勳

因為你路過

——送陶至真兄南遷洛杉磯

因為你路過
我的視線
抹上了明快的色彩
讓日子的重量
輕鬆起來

因為你路過
我入世的心情
撞到你的熱情
讓彼此的溫度
高過詭譎的人情世故

因為你路過
我從容的揮毫
扭動著生命的線條
讓柴米油鹽活出
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神采

當你我兩地
讓我們高舉
回憶的葡萄酒杯
對著同樣的那一輪微醺的月色
奉上彼此無言的祝福

2010年寄自北加州

自己栽培的玫瑰
自是高貴稀有
盛開不敗
只是有人總愛抬杠
說被鎖銹住的
不是囚犯就是奴隸
革命者是上世紀的事了
請君莫奏前朝曲

■木也

故鄉的老房子

故鄉的老房子
四分五裂
躺在廢墟裏
等不回曾經撫育的兒女

十年前，當我離開
只有那些民間故事
跟著我，從路到另一條路

門口巷子剩下曬著太陽的老人
城市打工的父母疏於照顧的孩子
他們的身體像山上的樹樁
被紮實地種進土壤

皺紋裏怎麼藏了這許多的歌謠
從花鳥蟲魚到二十四節氣
小孩子只顧挽起褲腿
往大河裏捉魚
那時的我
騎著樹枝的木馬
追趕奔跑的童年

歌謠還在飄
一條條的小船
老人望著我，老房子憔悴
黑色被雨水滋潤的土地

我只帶著這許多的民間故事
一遍遍跟你講
它們在口袋裏
沉默如夜

2010年寄自香港

■北塔

朱崗子村醉語

一

我要趕在寒冬到來之前
趕在樹林藏起道路之前
我要在太陽還熱烈的時候
去朱崗子村會見我的酒友

二

那在塵土裏趴著的老狗
彷彿要被過往的車輪擱起來
它的吠叫像土行孫似地
穿越那滿是菜根和蘿蔔的土地

三

我們要一起出力
把那些被霜凍打傷的白菜
搶救到院子裏來
讓它們排列整齊
像太平間裏的屍體

四

兄弟
我沒有看見過你家的花開
而現在，連果實都快要下墜
像孤獨的老人，躺臥在
敬老院陰暗的角落裏
那些消瘦而突出的藤蔓
慢慢放鬆它們垂死的筋脈

五

在沒有果子的果園中
我根本不在意葉子的墮落
就沿著一條道
我也能走到果園的盡頭

在完全腐爛之前
所有的活物都在竭力

散發剩餘的香味
企圖使我們的鼻子爛掉

六

那高高的堤壩
彷彿在警示我們
早已乾涸的河流中
依然有波濤洶湧

七

羊肉可能已經
在飯桌上飄香
而羊糞還在我們的腳前
滾動，細小而堅實
好像是一些已經僵化的
果子，因為僵化
而逃過了腐朽的劫難

八

炊煙上升，超越灶台
那輕飄飄的軀體裏
隱藏著原子彈似的魔鬼
它只管上升
不理睬豬的哼哼

九

像第一次做愛的女人
夕陽的鮮血染紅了
床單似的草地
一片雲的遮蓋
使她倍覺羞愧

十

兄弟，黑夜來臨
只有烈酒在閃光
只有烈酒在我們的把握中
鑽石般閃光
明天，我會用身軀
把朱崗子村的酒氣
傳遍偉大首都的每一個街區

2010年寄自北京

■吳迪安

十一月的寫作

我的肉身回到寫作中
十一月以後，在藤椅子上
在玻璃陽臺，海灘和山頂
肉身是陽光裏打滾，頂著北風
陽光是寫作的情人，戴上眼罩
她還要煎出你一層膏油
你紫銅的肉身，黧黑的肉身
好像塗抹了泥漿，而寫作
有點兒像做保健，一方面
肉身喜獲寫作的風采
另一方面，寫作得到了肉身的滋潤
肉身是寫作中
那須臾離不開的陽光，伴隨左右

2004.11.1

夜半打更

災難一詞常掛在我嘴邊
有點像一塊黑色金屬
而對於他們，這個詞就不是詞
是一撮剩餘的灰燼
我幾乎碰不著它，那種
一碰就什麼也沒有的悲痛
我常把它掛在嘴邊，而他們
得趕緊找個地方埋它下來，生怕
風一吹
灰也沒了
這就等於種下了一種東西
是不是我也把生鏽了的金屬解除
也不敲了，讓大夥兒都輕鬆點
——權當什麼也沒發生過！

2004. 9. 12

■古松

尖東長堤

繽紛的幻彩沿著長堤
這裡有太多的故事
在日與夜的交織中
訴說每一個旖旎的往事
潮聲拍岸，浪捲千花
是否仍有踏浪而來的人

在芸芸眾生中獨我蒼茫
歡笑聲中仍有太多的落泊
濃密的鬢發在風中低語
這邊廂溜走了的青春

風仍是朝這裡吹
吹著一顆絕然不同的心境
每一束浪花都是一種波折
命運在剎那生滅的悲喜上
在什麼都淒冷的三月中
我遂驟然醒覺昨日
無名的顫慄與縹緲
飲我數載的蒼茫

長堤仍盛負著聲音
這裡還有太多未完的故事
隨著浪聲節拍
細訴一個你和我的故事

註：尖東乃香港沿維港的新興商業區。

五支旗杆

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朦朧的秋天爽颯
你頂上有微風吹拂
與你繽紛的掛衣合唱
連石欄外的浪濤

也禁不住哼了起來
一曲和諧的音韻
隨著她的腳步珊珊
我有初次的驚喜

每一次約會有你
黃昏的燈光浪漫
廣場上有無數足印
在你腳下等待徘徊

卅多年來你屹立不倒
四季的流變在你身上輾轉
喜與憂在你高傲眼眸中
看盡戀人的悲歡離合
你仍以浪漫的舞姿
在五光十色的人潮中
為他們作出指引

濤聲依舊
人潮一如既往
炫耀新漆上雪白的顏色
與來去的男女同樣誇張
我依然在你腳下等待
同樣的風和浪聲
卻已非第一次的驚喜

註：尖沙咀五支旗杆乃港人約會見面地點，亦為旅遊點。

油麻地印象

總是飛越不過的燈紅酒綠
剎那的相思躊躇
千色的變幻迷惑
婀娜以霓虹的舞姿
將早已泛濫的蠕動
以幾近赤裸的春色流竄
油然而生的慾念
麻木了隨我而來的虛偽
地動山搖後是連串的難明

■李斐

戲寫十四行

——《新大陸》廿年賀

七十二行以外
鬼佬最犀利是十四行
本來我不敢下筆濫充內行
可是一點超現實詩意我爽到不行
搔頭擺腦想來踱去寫詩算是那一行
上不了職業欄內行業偶爾玩票還行
回顧四圍哪個寫詩佬不行家自稱
我唯有羨慕多勇氣多膽識多行為藝術
當然也有傻佬實實在在寫一行千行
二十年下來排列成冊成行
投影黑夜姿勢光點不是文人都無行
我寫服字之後合掌禮頌老兄真行
唐詩宋詞前人玩過的詩路也許難行
不要追趕前人但願大家慢步健行

2010年10月26日紐約

註：八十年代開始寫詩，多年下來，已經上癮。此稿用廣東話表達，只為過癮。

嚴肅的氣氛卻在彌敦道之右遠眺
以敬畏的心情環顧之前之後
之左之右的輪迴
卻在夜色以赤裸雪肌來時崩潰
彌敦道的七彩一如昨日
竟也將躲在身後的小街
迸裂成凄美的沉淪
混沌中早已沒有你和我
片片的茫然
淒厲的凝視
若干年後
有鳳凰自火中升起

註：油麻地位於九龍區，著名的廟街亦在此區。

■ 蔡克森

寫在雨花石上的詩

1) 黑色的大鳥

黑色的大鳥
像似夜的一枚郵戳
鏘鏘、鏘鏘地敲擊黑夜
迎接黎明來臨
便飛向遠方去了

黑色的名信片上
烙下了黑鐵的飛翔姿態
閃耀著逼人的黑色的光芒

每當美妙的夢想
進入了生命的自覺
黑夜的魔力，再也阻擋不住
我們在和大鳥一起歌唱

2010/5/10

2) 春樹

一棵春樹獨守這裏
看不出有倦意和動搖
彷彿一直在等候
等候我們摩登的現代人

我聽到你綠色的呼喚
呼喚已染綠深遠的天空
我穿越靜止向你靠近
渾身都沾滿思想的羽毛

2010/2/10

3) 紅甲蟲化石

在南京的雨花石山上
我突然發現了你
呵，又一枚“達爾文之翼”
甲背鮮紅紅的，雙目微微緊閉
如同一顆太陽的種子

我最懂得你的渴望了
想要在嶄新世紀裏發芽
繼續召集，你的千萬個兄弟
去搬運陽光和平衡生態

我緊緊握著你
心中升起了滾燙的幸福和責任
徒添敬畏千倍
卻多了太多的羞愧

2010/2/17

4) 金字塔

你營造了一座金字塔
立在我的心田
你有多高遠
我的心就有多高遠

四維空間裏
有多少攀登者
我就是其中的一翼
我的雙腳
已裹足了膂力
請來測試我的智慧

加油！加油
摯友的激勵聲
磨亮了金色的塔簷
以斜燕的倒影
牽引流浪的風
擁抱滿月

2010/4/1

5) 江畔送別

從你“美”的色塊裏流出大河
流出客船，流出江畔送別的歌聲
猜你想讓唐朝的汪倫也會聽到

生命的琴弦不可缺少友誼
激動的詩篇更不可缺少淳酒
“別君去兮何時還”

彩色浪花，把我深情推向了江天

2010/4/16

■ 林小東

歲月跳樓

歲月創傷從樓上跳下去
.....

.....

經過五樓
它听到吶喊的痛苦

經過四樓

它嚐到眼淚的鹹味
經過三樓

它碰到挫折的辛辣
經過二樓

它聞到成長的酸澀
經過一樓

它看到青春的甜美
.....

.....

歲月童真從樓下爬上去

2010/10/31 寄自越南

6) 我是這塊滾燙的石頭， 上升的光

我是這塊滾燙的石頭，上升的光
激情緊裹著我驕傲的胴體
焰火燃燒著我無私的胴體
我將籠罩著整個耀眼你的時刻

只要你往我這兒凝望
意志會清醒，姿容會溫柔
上升的光如同上升的大地
迎接世界所有的風一齊來撫摸

我是這塊滾燙的石頭，上升的光
集散著光芒萬丈的思想
它比高爾基的海燕還要尖刺
它比中國的憤青還要知識份子

我就是這塊滾燙的石頭，上升的光

2010/3/5

■ 嚴力

人民不能醒

人民不能醒
醒者是生活的逃兵
醒來就意味著服役
就要為貪婪的國家主義
去充當炮灰
人民
不能醒

人民不能醒
有誰碰巧
被政治正確的鞭炮聲吵醒了
也請馬上翻身入睡
要記住
曾經動用過的每一張選票
就是為了維護神聖的睡眠

人民不能醒
人民要在不醒的溫暖中
傳種接代
魚睡于水中
草睡在土上
人民不會睡在愛心之外
之外所有的道具
與幸福的床沒有關聯
哪怕是最有名的廣場和舞臺
也絕對是
小於人民身材的監獄

人民不能醒
人民
不能醒
統治者統治不了夢境
夢境給世界提供了最後的安全
就像羊不能離開羊群
羊群的形狀

才能像雲朵般飄逸自在

人民不能醒
睡眠是最放鬆舒適的存在
鼾聲就是人民的靡靡之音
人民早在 21 個世紀之前
就把耳朵當作耳機帶著入睡了
用沉睡的平穩音量來歡愉生命
是人民的天性
人民不能醒

人民不能醒
鬧鐘是殘酷的
機器只會把一切喚醒成機器
醒來就成為了可以被替換的
一批同樣的零件
人民
不能醒

人民
不能醒
甚至種族的宗教的
國家的枕頭醒來了
人民
不能醒

人民不能醒
如果世上還有一輛
有血有肉睡著的坦克
那麼它就是人民
因為是人民曾經醒來後
垂下炮口選擇入睡的
所以不要去
喚醒他們入睡的權利
人民在權力之內
不能醒

人民不能醒
因為在不斷的戰爭中
發現

上帝還在睡
人民
不能醒

2008.6.

震區之外的體驗

對震區之外的人來說
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體驗
我體驗了
生命被置於最高處的力量
我體驗了不分族群
不分貧富的
投入愛情的力量
我體驗了
政體和民眾和軍隊
加在一起的力量
我體驗了
人道主義全球化的力量
我更體驗了
新聞的力量

新聞
就應該這樣迅速和透明
讓謠言沒有空間生長
及時的新聞
能讓我們的眼淚
及時地流下
也能讓外界的捐助
及時到達
我體驗了新聞工作者
以責任和良知的速度
所創造的知情權的效益
更體驗了如果這種速度
延伸到
社會和生活的各個領域
將會產生的更加巨大的
最誠實的中國力量

2008 · 5 · 20

■朱鎮西

絕唱——讀普拉斯《邊緣》

我拿著
第一次舔食嘴邊的鮮血
像鹽一樣
偷偷地我知道
一隻驚世之美的小鳥

急遽地
拍打她臨終的翅膀
帶著完成使命的微笑
沉醉于自己甜美的
——死亡

這不是
我們受難者
虔誠地任尖刀
在背上緩慢地烙刻

也不是
你不能成為神
你必須儘早死地
——死

也不是
在聖壇的石頭上
被月亮
極巧妙地蹂躪的軀囊

而是
在烈火中種植的金色荷花
令一切
升起的太陽黯然失色

而是
純粹的
屬於你自己的
完美的死之藝術

而是
死的輝煌的尖叫
死之
——曠代的絕唱

地震中的一個洞

你們出自深處

——《舊約·詩篇》

同是五月
種子全部撒盡
火已燒到城門
坐以待斃嗎
所有的災難發生

掘開一個洞
一座驚魂的花園色彩繽紛
孩子們甜蜜的頭顱
一個個吊掛在脖子上
垂搭在同學的肩膀上
嵌在崩裂的磚縫裏
皺起的眉梢
如趴著無數條螞蝗
天大的一切都在一瞬間
徹骨的黑暗
吞噬了呼叫

現在 這些小人兒
全都坐在地上
不是遊戲
而像一隊守夜的士兵
被敵人統統殲滅——
東歪西倒

一把琴弦似的梳子
還緊握在一個孩子手中
斷骨的花雨傘
還在倒立的桌腿上搖晃
風隨意翻閱
課本敞開——
燕子已飛走
柳樹倒下
花朵已枯焦
蒼白的紙
一張張
五顏六色的書包
在陽光下大放光彩
一條血河彷彿還在不竭地奔流

■余問耕

一面酒旗
在美洲大陸上迎風
招展
成一方獨特的風景

沒有當爐的紅粉
卻有個虬髯客
二十年來
魅力依然不減

飄飛的酒香
除了XO的精醇
還有醉人的漢唐風月
飄向四面八方

一飲一釀
忽忽二十年
幸好還能暢飲
這一種過癮

你煥發的青春
正好
撫慰我
一頭騷動的白髮

12-11-2010 越南

才二十歲的新大陸

她們
在這兒
都在這兒
在這個深埋的地洞裏
這裏——
有細細的生命
一絲絲風在空中
這裏——
有石頭
有砸向天空的成堆成堆冒煙的石頭

燭光如水
眼睛望著我
一座碑從碎石之地升起
在一顆消逝中的星星閃爍下

2010年寄自湖南

歲月因我們的詩而醉

——致覺今老師

我來看您的時候
正好您在廳子裡小睡
對不起，老師
是我將您平仄的午夢擾醒

八八高齡的老師清減了
此刻我深信您
一如既往不會同意
洛夫〈回響〉詩中所寫
怎麼也想不起你是如何瘦的
瘦得如一句簫聲

我攙扶著您
腳步輕軟如一頁揭過的唐詩
無風也會揚起
感慨如塵如煙的往事飄逝得如此沉重
我多想告訴您
剛才我路過校園的草坪
幾番綠了幾番黃了
故人如我
何嘗不也幾番歸來幾番回去

對話而坐的一對師生的曾經
您喝您的原味無糖無雪的 Coca Cola
我飲我的鎮凍後仍需加冰的可口可樂
不勝唏噓的讓我們想起滄桑的當年
我剪平頭裝的當年
我挨您鐵板子教訓的當年
您有否怨我浪耗
您費盡苦心推荐我認識的李白和杜甫
抱歉我卻另擇余光中和洛夫成了好朋友
相信您會因此感到莫大的遺憾
而我從未悔改過的
那個當年

我心中細細算量過的時間是要
向您道別了

再次跟您於秋陽下慢慢步行回家
雖然我們沒有李白的與明月舉杯
沒有三人的對飲
沒有李白筆下的
醒時同交歡
醉後各分散
我會永遠記住您當年要我唸的
這首〈月下獨酌〉
天涯是遠也是近
您知道嗎，老師
難得生命甜醇如酒
別怪歲月因我們的詩而醉

後記：

覺今老師是我當年就讀胡志明市英德中學的班主任兼國文老師。老師擅寫古詩詞，一向對我管教甚為嚴厲，知道我愛好文學，寄望我可以在古詩詞中琢磨成材，無奈我當年對古詩詞甚為抗拒，每每招惹得老師氣憤又無奈，說來慚愧，當年我頑劣難訓，雖然已是初中三的學生，掌心仍然要挨了不少老師鐵板子的教訓。

我記得自己曾在一篇散文寫過：老師勤於灌溉唐詩宋詞的種子給我，而我卻把它栽植成一株現代詩的樹。

前塵往事一晃而過了數十年，雖然至今我對古詩的平仄依然一竅不通，但總算懂得對古詩有一份尊重和鍾愛，多年前我返越南曾送過自己出版的四本詩集給老師，每次返回胡志明市跟老師相聚時，老師仍然對我語重心長的鼓勵，只是不再堅持要我向古詩詞方面發展，師生間毫無芥蒂的不談現代詩或古詩的話題，只作一番閒聊家常，何其樂也。

2010年寄自香港

撐傘

1.
雙手造勢
要握緊一程穩重
管它方圓外的風湧雨滾

頂著沉重的負荷
撐起命運的把柄
踩著濕漉漉的前進

昂起自信
圓成一種氣勢
朦朧中闖出一條
抵達的可能

2.
就頂著這鮮明的執著
割拒
一路強勢的浸淫
灰朦朧的威脅

撐起的尊嚴
感受著命運的重
方尺外的天地
是揮之不去的強勢

邁開一條
潮濕的逆旅
踩著踩著
競錯過了淚眼呼吟的山河

2010年寄自馬來西亞

■ 逸雲

諾貝爾和平鴿

在炸藥的灰燼中
飛出一隻和平鴿
它的誕生伴隨著美妙的音樂
諾…諾…諾…

貝…貝…貝…

爾…爾…爾…

它的美名“諾貝爾”傳遍了全世界
養鴿人總想把它贈給中國人
魯迅說不，我還不配
老舍沈從文 因鴿子飛來得
太慢 只好到天國去尋覓

那年放鴿子的終於找到了一個
黃皮膚黑眼睛的王子
不想他已經進入了
藍眼睛高鼻子的宮殿
有人在說中國男人的諾貝爾情結
有人在議中國公主的單戀失戀和幻滅
不知有多少遊子抱信柱登望鴿石

鴿子終於飛來了
卻棲落在監獄的鐵窗上
鴿子喃喃地說：
我太累了，

太累了——

你們都不要聲張
讓我悄悄地睡它幾十年
讓我睡到

中國人再也不希罕什麼名牌

外國貨了

那時我醒來 定會變成
一隻自由的中國民主鳥！

2010年10月10日於洛杉磯

■ 柳青青

上帝的棋局

上帝是一個小頑童
自從用地底泥做了個男人
又不知吹了什麼水
做了個神神秘秘
的女體
之後就一天光晒
優游自在兩手托腮
躺著觀賞他的傑作
亞當夏娃
從伊甸園
偷食了祂埋伏下的蘋果
一直走出去

上帝少年十五二十時
游手好閑
看著看著星羅棋佈的碧空
就扮相起屈原汨羅江畔
問天的怪樣
卻一失足
一失足跌落銀河
的淺笑梨渦裏
捲入了一盤盤棋局
把歲月蹉跎

上帝充作棋子
祂的紅男綠女
於殘局的成敗
妄顧棋子的得失
置兵荒馬亂
於不顧
儘教車轡馬嘯嘯
炮聲隆隆
也不許
飛象過河
縱容過河卒子橫衝直撞

遇佛殺佛
進而逼宮
把將帥的尊嚴
試火

一自跌落銀河
上帝浸淫在三千弱水
成了一尾大鯢
祂的棋子
則化而為鵬
對奕者的則沉沉
墮落地獄

沒話可說
這只不過是一局棋
以大局為重
縱有犧牲
也只不過是上帝
的手工藝
於七上八下者
何傷？

上帝一閉上眼睛
塵歸塵土歸土
眾星各就各位
車馬炮
隱隱雷動
銀河系東邊
的一系列釣魚台
驀然升起十隻太陽

有人
用航空母艦來
做架梁*

2010-10-28 加拿大

*架梁：明代軍中俗語，稱結營為“架梁”。清高士奇《天祿識餘·撒撥架梁》：“明時軍中以偵騎四出為撒撥，結營不動為架梁。”今時“架梁”成了廣東人的俗語，意指從中作梗，強梁式地要使用武力強權，插手干涉他人的糾紛爭議。

■章治萍

在大江口懷念屈原

他，曾經打我眼前這條河
南下激浦，寫下 173 個的《天問》
最終，仍走不出憂國憂民的沉鬱

今天，我並不想說悲愴已經走遠
心隨舟行，畫裏的漁人牽出晨曦
那時，我正站在江邊等待邂逅

江風吹過詩行

沉浸於潛伏的詞語之中。冷月
遙遠地凝望我，如同我寂寞的懷念
串燒起一生的四季，或者
在跨越大江的橋上流光溢彩的詩行

抵近城市最有思想的角落
你會碰見許多散步的人類。他們
在假以空茫的天空下聚攏一個主題
而風吹斷闡述。一縷散步的青煙

溫柔的江面

那江面其實是溫柔的大地
那一艘艘船隻，其實
是一位位行走著的帥哥靚妹
你拉響短笛，他吹響長簫
一曲傳統之歌，行吟時尚之音

愛過。恨過。捕獲過。拍碎過。
一幀幀風景隨遠而近，更有日子
一天天隨近而遠。會有人在說話
但更多的人保持沉默，他們知道
江面下的世界歷來兇險無比

2010年11月寄自青海西寧

■蔡可風

曉霞的聯想

黑夜把星空帶來
黎明把星空帶去
仰望
在失落的光環中 嘆氣

不需要白雲的婀娜
不選擇溫柔的撫慰
窗內 窗外 近方 遠方
彼此把瞳仁閉上 聽

勝卻人間無數的金風玉露
相逢 和融
有霞光拂曉 有秋波流動
通 一個靈通世界的夢

聞諾獎翌日於紐約

匹配
一頂繽紛的八抬大轎
進入 取名古遠的村莊
在一間
拔地十幾層的高樓影裏
遲疑

島之戀

是遊牧的隕石被擊落
是冒煙的熔岩被凝固
總算被 歲月陰翳成迷了
那第一個 靠岸的船民
或尋淡水 或避風雨
或 寧蹈東海而死矣
疑問 或許要從
鞭痕的化石數起

■季絨

家書

電話真是個
飄忽的東西
你留不住的聲音
風一樣飄去

我竟忘了問
匹茲堡的天氣
忘了囑咐你
天冷加衣

還忘了說
愛你

2010年9月8日

遊園驚夢

清晨 靜若青藤
永恆一樣冷清

韶光 貴若黃金
落葉一樣飄零

啊呀呀
我達達的馬蹄
驚醒了誰的長夢

你聽 正午逼近
死亡乘著汪洋般的暖色
正嘩嘩向我湧來

2010/10/5 於普林斯頓校園

帶汗和淚的足跡
帶血和肉的枯骨
去衍譯出
罹難者的 國籍

2010年紐約

■林明理

黑夜無法將妳的 光和美拭去

當地平線第一道黎明
向酣睡中的森林歌唱
牧場在潺潺小溪的霧雲下甦醒
所有的眼睛都注視著
妳，活著的意志，眉宇的神情
已不再遲鈍沉悶
跟我來吧，像遠空之鷹
在翠嶺間自由穿行
聽萬木的呼吸，雛鳥的輕啼
那蜜蜂，正採擷清甜的汁液

我的愛，在微風的枝上久留
縱然剎那，就讓宙斯尋思
為妳而閃明，在綠蔭的沉默裡
旋律從我心底響起，在妳呼喚之際
黑夜無法將妳的光和美拭去
恰如魚躍湛藍的海面
林間松鼠的活潑與歡愉
如果這就是愛情的開始
我願啄破網住自己的堅殼
向毫不察覺的妳——展開翅羽

噢，如果眾人之主聽得見
我真切地祝禱，而地域也不再距離
就讓這峽谷捲起回音吧
細弱的和風已頻頻翹首
無人能與我結伴
在這條石徑上緩行
跟我來吧，跳支月光舞
萬木跟著妳的腳步而拍手
妳曼妙的形象是淘氣的精靈
確已創造了我生命的泉源，萬古常青

2010.10.15 寄自高雄

■王茜

請別進入她的房間

在一個女人離去之前
請別
進入她的房間

別挪動每一個物件
別清理那些
帶淚痕的信件
也別讓風翻開
她憂傷的日記

別讓那房間
發出一丁點兒聲響
那會驚擾了
2007年夏天
瑪格麗特·杜拉斯
來看望她的時辰

請別揮掉她窗上的塵土
也別丟掉
那把摔壞的老提琴
請相信，某個日子，琴聲會依舊如訴

請沉默著
等著陽光和虛無
如果
你並不懂得
這房間的音律
請在她門前，停住腳步

那門廊前的鏡子
是她偶爾看望自己的地方
她看見自己
常摟著一顆樹枝的靈魂
在屋裏散步

而窗前的槐樹葉子
是她用來寫信的紙張
她言及無言的話語

——赴紐約長島賞葉後

■陳葆珍
秋
葉

金燦燦的秋葉
窸窣有聲
好像在莊嚴宣告：
我們
泣血吐紅
向大自然奉獻
最後的悲壯
我們
生得灑脫
不求身後哀榮
即使
化為塵土
也要保護來年的樹種
強忍著
脫胎換骨的疼痛
為人間
營造一份美
瞧！這大自然的葬禮
好一個滿山紅

2010年10月18日紐約

在葉子抖落的季節
她曾在書桌旁
低聲地念過童話
也曾為清晨的某一縷陽光
熱淚盈眶

所以
在一個女人離去之前
甚至是在她離去之後
請別
進入她的房間

別擦掉
她用霧氣輕輕呵出的名字
也別丟掉
那把摔壞的老提琴
請相信，某個日子，琴聲會
依舊如訴

■輕鳴

吉士懷春

如柱
豪雨直瀉錯落
茂密的蒹葭蒼蒼
遼闊的水面一片迷茫
野鳧狂躁，斷續的鳴嚶
招引岸邊依依的楊柳
輕飄，無聲的絕唱
回旋回響
……誘之，……誘之，……誘之

更夫

赤足皸裂踏上石板的青澀
雨水汗水沖刷滿臉的溝壑
一手拎著冰冷堅硬的太陽
破空的聲響壓彎不屈的山梁

幾條小街，行了三十年的夜路
摸黑也不抓瞎，縱使燈火全熄
固執的北斗繚亂，朦朧的蟾蜍狂喊
無辜的白霜平靜地遙望微醺的雪花

走來走去，春秋總是徘徊
有頭沒頭，心思全不在意
報時的單調穿越人世的喧囂
重複的節奏激揚靈境的拂曉

冬眠

披著無情的日影
一路踐踏
落葉的聒噪
走進
秋後的冷寂
單調的
蟬，去了
春夏
留在樹枝上的

翠綠眼神
已然完全蒼老
白雪公主歡笑
耳旁嘖嘖嘖嘖
沉郁的丹田之氣
凝聚力場
失重，一頭
倒入眼鏡蛇王的老窩
拉過麻醉的黑暗
遮掩絕望的面孔
一覺
睡到女媧渾然的風光

Bingo

被拋棄的姿色開滿散佈荒野的花壇
黑白不分，隨意觀賞空中的飛魚
瘤子，一刀砍下用麻繩吊在
無花果樹強壯的枝杈上
待來日解毒
傷口結成的肌膚牢房般堅固
靈魂挺著大肚子到處游走
尋找出生的門徑

Bingo!

越界

真靜啊
熄了火的火車
泡在星光的陰冷中
風充滿倦意，煙柱直挺
教堂的鐘聲凝固不前
穿過九曲河道的漫漶
進入一個神秘的
異域

無數赤裸的古銅軀幹
抱緊大地的潔淨
紅色高跟四處震響
追逐餓狼的喘息
臍帶未斷的嬰兒，一聲啼哭
淹沒了萬眾的齊聲瘋吼

■冰花

致敬

臥波橋的風
吹舞了少女的流海
丁香的芬芳
醉了少男的衣襟

兩條辮子
像兩朵花蕾
沒有綻開依然很美

綠色書包裡
裝著紅色的日記本
畫有一對蝴蝶在飛
假如我那時的樣子
常從你的藍色記憶中閃過
我深深地向你致敬

2010年馬里蘭州

猛男狂奔，趕不上
老婦的徐行

非洲猿人駕駛 UFO
飛去來兮，監視蜂擁的偷獵者
亞當支起機關槍
射殺夏娃謝罪
馬可波羅乘機而來
迷失奧林匹克後的古都
羅馬軍團對壘第三帝國
開打新的世界大戰

迎著沖擊波
向後跑去
身影越來越長
身材越來越短
蛻變成小蟲
還原為基因
重回河道，沉思漫游
尋找載體，伺機投生

■夏野

小詩五首

山溪紅葉

紅淚飛撒
寒風呼嘯無懼
入海
冰更酷

零 度

展屏的神乎
火焰的聖乎
激流。暴風。驟雨。雷電。
災難——原始視野上的斷裂
紅旗——冰山下的花環傲慢

大海嘯

“和平”桂冠
遠 拋
海之地
瞪著眼瞎詛咒
污染了青天

老莊哲學

法不理。道不張。
你的是我的
我的不話下更是我的
和諧——和諧
朝法，傾聽花叫
暮道，打坐壇上

貼心棉襖

愛的暖暖和和
愛的透透徹徹
愛——
金不換

2010年11月5日新澤西

■彭國全

赴 死

漆黑的夜，漆髹得太稠
海，盲摸摸
浪，伸手摸著，摸向岸

火照魚
以生命招惹漁火
捨生 焚火取義
捐軀 化光成仁
給大海照明

朝陽，在碧波上紮滿了白浪花
做成花圈 一個接著一個
獻給壯烈的
皓魄，精魂

大 海

從波瀾
洶湧起伏的肌腱
從浪花
爆出不止千鈞的氣力
看大海不斷鍛鍊 加強健身
是為了
載起一輩小舟
以滾滾萬里洪濤

懾於
駕舟人的強悍
大海，不敢怠慢

拜 佛

進檻
一舉手，一投足
以傳統的程式 作科
參拜，叩跪

■魏鵬展

黑色的雨

雷聲的轟隆隆
車頂的嗒嗒嗒
一片黑色
多次的預習和猶豫
談判沒有限期
如果是更美
歷史沒有如果
蠕動身體的藍色火光
鐵皮的咄咄聲
甚麼也聽不到
火光的藍色
甚麼也看不到
沒有痛的血腥
僵硬了的髮絲
閉上眼
咄咄聲打散心中的靜
不能閉眼的無聲
微亮泛白的天空
黑色的雨打在臉上
有點冷

2010年10月2日深夜香港

打譚喃喃
演一幕短劇
給佛看

佛，熟視無睹
未曾錄取過
招考，繼續
投考不斷

2010年寄自紐約

■王克難

螺玉黍

月光怎樣進入人的心
秘密的講訴歌劇的可能性
人們馬上就會習慣
那所謂一切的節目
世界通常是無言的

甜碗豆

開著車門裡發亮的一群
對當地的話熟悉
他們從不迷路
天更藍但更淺
音樂的聲音更大

紅苜蓿

又是失敗
像翡翠的顏色
從不改變
太陽設法在日落前五分鐘消失
錯誤回家
永遠是上樓去
從不在後迴廊的長椅休憩
這就是現在行式

絨 刷

毛茸茸八隻腳的巨大
他從斜的天花板上垂下來
叮看著我
一個如此好奇的拜訪者
我看回去
想開始
一個沒有語言的問話

他十一世紀的古堡
還有在這小房間與他年輕僕人的玩耍？

他不響

我終於睡著了
在他喜歡夢的河岸上

富有的恐懼

她安息了
不再為她將來每個遊客都去參觀的豪宅
加添房間

像有錢人的後代
她繼承了又繼承
必須散發她的財產

大宅的中央
有一個
小得完全遵照她意思的
未完成的房間

在那裡
我清楚的感覺到
她在我們當中
聆聽講解員講她的故事

那個詩人擁有房子？

下雨的時候
五十年後
謀殺的情景又重演
講訴軍閥
父親與兒子
忠實與叛變
好像一場買不到票的音樂劇

那個當場被槍決的副官
在房間一角
潮濕的痛苦
他身體的形狀

■于中

花·草·樹·木

· 花

千變萬化
也改變不了
被套在頭上的雙十年華

· 草

早想成家
卻先戴綠帽
連色相都犧牲地給了花

· 樹

土豆皆假
夾合成木村
竟能長出一片天空的家

· 木

千變萬化
也改變不了
被人類撇去頭的十字架

10/10/2010 寫於休士頓

貓頭鷹苜蓿

小時母親跟我說，“你可以寫”
我說我不會
但是我一直在寫
快一千首詩
沒有甚麼能減低我的熱度
也許當中沒有一首可留下來
我應該停止？
此時此刻？
是雲？還是雨？
雷聲自己響起

2010年寄自爾灣

觀 EUGENE 之海

朝也罷，夕也罷
困鎖在沁涼的濃霧裏
小島隱隱如胸中塊壘

晚潮漸漸退去
將種種不捨盡情地刻在沙灘上
比海水更咸的應是風乾的淚痕

對著一片靜靜聆聽的海
我只想獨自吟唱一首
不成調的無字的憂傷

03/25/2009

不要喚我

不要
請不要喚我

沿著沙丘的走向，我將四肢舒展
且把這顆撞擊著前胸與後背的心臟
安放在一段最柔和的曲線上
我將靜靜觀看沙粒
隨著我的心律緩緩起舞

不要喚我

順著沙的肌膚紋理，隨著夕陽斜斜的光
我要將這許多不可言說的意識
恣意潑灑
且任它蕩漾開來

不要喚我

我正將自己空曠成風
去擦拭那一行淺淺深深的

譬如

來時的腳印

不要喚我

日落後不久
將有月色冷如濤聲

不要喚我

你會看到一輪金黃的滿月如我
愣愣地望著你

01/11/2009 於 Oceano

第四日

對面小胡同里
一個男人頭戴白球帽兒 屣著拖鞋
走出暈黃的燈光網

手中的煙頭兒一明一滅
間或彈一彈
有小小的火星四濺

天空裡早就有大朵小朵的
煙花呼應著 競相綻放

瞬間綻放 瞬間寂滅

生活，除了眼淚
還有這嗆人的硝煙味兒
以及它所帶來的比煙花消逝得更快的
微笑

今夜 高樓之上
我的哀傷與你無關

2009年獨立日之夜。Chinatown

譬如，我用左手寫字，
寫出一朵雪花的身世，
一個冬季就結束了。

譬如，我用四肢爬行，
爬到一個女人的夢中，
她的靈魂就會翩然起舞。

譬如，我的鞭子不再舉起，
牧羊人的影子終成幻憶，
你眼中的綠色又在何方？

我的悲傷，我的頌歌，
我的憤怒，我的黎明，
譬如一切都在，一切都在暗影中
浮現。

坐在黃昏裏點一支煙看世界暗下去

坐在光滑的大理石上，
聲響到處都是。
你嘗試慢下來，
慢如一支煙悠然飄去。

聚集在黃昏裏的事物，
變換著色彩，
讓世界的裏面、外面，
充滿懸念和奇跡。

“那是一個並不存在的時刻。
與其說，不存在，
不如說存在於存在之中。”
當世界暗下來，閃著光的眼睛，
看見燈塔上有什麼飄落下來。

2010年寄自吉林

■林忠成

變性手術

做完變性手術 三角梅面如死灰
躺在潔白的床單上
刀子、叉子、鑷子帶來巨大的快感
肉一片片被薄下來
放在清水裏
三角梅渾身滾燙
需要雪冷卻雙唇

主刀醫生誇獎：“沒見過這麼頑強的人”
傷癒後 三角梅回到家
從此 她的身份變得曖昧
女主人時常半夜撥 110
男人照舊酩酊大醉 冷笑不已
“掐呀，你怎麼不掐脖子了？
你不掐我可從窗戶跳下去了。”

天黑了 女主人跑到陽臺
三下五除二消掉兩把利刃
女人決定毀掉部份自己
伸出窗外 大聲歌唱

二樓的牽牛花長歎一口氣
“她終於要牽誰家的牛了……”
五樓的老人靜靜寫回憶錄
他不關心男女糾紛
見過太多離散

另一種洶湧

半夜 太過飽和的女生
跑到操場
擰一條毛巾似的
把自己的一些擰掉
慌慌張張地
與巡夜老師撞了滿懷

■伊尹

眼神想說的

我以傲慢的眼神看路人
發現他們漸行漸遠
就連從樹上掉下的黃葉
未落地已急急地被風送走
於是
我以友善的眼神看路人
發現他們眼神充滿敵意
強烈地向投射我
就連愛和平的鴿子
也不屑看我一眼
振翅遠飛
於是
我戴上一副墨鏡
意圖埋藏我的眼神
於是
穿梭在人群中
我看到事物全都籠罩在陰霾之下

Nov 2, 2010, LA

“對不起，我們口渴的厲害
挖井回來”

生理課老師講過
“每片樹葉中央都有一口井，
每一口井裏都有一個消失了的村莊”

夜晚 樹林裏的水井們晃悠著
互相撞擊 這種聲音只有
輾轉反側有心事的女生才能聽得到

2010年寄自福建

■心水

寒山寺

姑蘇城外城內擁擠著一隊隊
來自八方的現代徐霞客
匆忙而認真地將小小相機對準
這座千年屹立不倒的古剎
盈耳熱鬧騰騰莫非妳笑他叫

我徘徊在不見漁火江畔
細心聆聽遙遙相隔穿越時空
那一響響沉重的夜半鐘聲
想像詩人張繼在月落烏啼中
獨坐客船面向漁火的愁緒

理不出那超越歷史長廊的意境
寒山寺千年來的寧靜
早已被流傳著那首〈楓橋夜泊〉
詩內的鐘聲震蕩得粉碎

修建中的古寺
牆外雕刻著無數詩句
遊人都無心閱讀詩中佛偈
誇耀時都說到過了寒山寺啦

我像鴨子似的被趕至了姑蘇城外
張望著污染又無孤舟的江水
唯有沿著長長的外牆
靜心一句句默念佛詩

又像鴨子般被趕離開
惆悵想起若半夜能來興許可聞
噹噹噹一響又一響遙遙傳來
安撫心靈的鐘聲

後記：九月四日隨團遊寒山寺，
徘徊江畔尋找不到張繼的客船？唯
有在寺廟外牆讀詩句佛偈，看如鯽
遊人腳步匆匆往返，幾無人停留閱
壁上詩行。

2010年10月28日於墨爾本

■ 明迪

玻璃之間

可以是機窗，船窗，車窗，或房間的門窗，天窗，一切流動的，固體的，透明的，半透明的，都把一首詩限制在穩定，和半穩定的節奏中。

而突圍，從裡，還是從外，哈姆雷特沒有解決的，我們至今還在苦苦等待。衝擊波已過，魚雷潛艇已過，洲際導彈已過，甚至地震，海嘯。

今天一大早，我突然發現書桌上的水晶鎮紙解決了所有懸念。於是走出去，看見秋高低於七個小矮人舉起的燈籠，雪公主還睡在

水晶宮裡，用手一碰，宇宙又在藍白之間。詩，曾經是我的籠子，現在是我的天空，不需打破，稍一搖動，距離就發生物理變化。

而玻璃，是一種化學惰性，它不溶解於生活，只被“空間”製造出假象，貌似節奏，它和水晶之間的誤差，只有“時間”能夠矯正。

2009.9.29. 給 ZD

中秋之間

迷戀於之間，迷失於之間。因為這是兩個節日。一個屬於焰火下的月餅，一個屬於燈光下的巧克力。距離擅長於用蜜汁釀製出兩個完全不同的慶典，就好比我們在喧嘩和安靜之間傾注於一首詩的耐心。

節日之前，送給老人的巧克力，因為太甜而回到他手中。他說他身體裡有個老者，因為甜而膨脹。他沒有看清，那些甜是偽裝，裡麵包著維他命，鈣片，就像月餅裡藏著一座小火山。

你在遠處，為我守住這秘方，甜蜜的，靜謐的，躲在節日之外的，只適合於一個人吃下的孤獨，隱秘著，不為人分享著。你看見了，因為太陽照不到你我的角落，甚至月亮，甚至花朵。
(2009.10.2. 給靜嘩)

■
石
鈴
唱著風的歌
唱白頭了蘆葦
唱出藍藍的天空
一抹灰色

秋
思
夢從窗縫鑽進來
帶著一點淒涼
把月暈黃在外邊
任枯葉滿階

雖然是淒涼了一點
夢卻像一鋪棉被
剛好蓋暖
孤獨的深處

2010年寄自越南

菠蘿夜曲

風季到來之前，這樣的夜晚是用來分享的。之後我將關緊門窗，車庫，和後院的鐵門，然後握緊手電和一瓶水，等候山火的席捲。而今夜，安靜得就像菠蘿一樣，躺在鹽水里，等待我們一片一片地撈起。我能與你分享的只剩下果肉的細密了。而你說我們可以重新開始，還有的是時間。你將用一把帶鋸齒的小刀，切開粗厚的外皮，“小心，有刺！”你說這些刺和松針一樣，只要不正面去摸，就不會扎到手。

上帝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看什麼都是蘋果，所以今晚，我會換一把刀，豎著切。我喜歡把第一枚 pineapple 當作最後的晚餐，中間那塊堅硬的圓心，如耶穌身世一樣不去碰。你說那其實是太陽眼中的瞳仁，看著每一個人的過去。難怪今晚這麼亮！——你還在路上，挑選配料，鑰匙像湯勺一樣叮噠著未譜的曲。我正琢磨蔬菜和水果的區別，你已經想好了，要用菠蘿燉紅燒肉。哎，幸福可以是這樣的微不足道：把圍巾裹緊一點，等你開門進來，上帝年老的時候就是你現在這樣，坐我對面，寬恕將要刮起的風。

2009.10.20.

■ 包苞

一件標本和它的製作過程

標本的完美，是為了讓人來效仿。

從生命到標本，大致經歷這樣幾個過程：

終止它的呼吸，讓靈魂有出無歸

摘除它的心跳，讓血液慢慢冷卻

打開它的身體，摘除驚愕的骨肉

嚴防思想的老巢——大腦，可以用物理剔除法清掃它
對於已經清空的身體不要麻痹大意，要時時嚴防靈魂的偷襲：
一百克砒霜、三十克樟腦、半塊肥皂
加熱，熬成糊狀，用它來擦拭、塗抹骨肉盤踞過的所有地盤。

最後，塑型的鐵絲要軟硬適度、便於掌控，填充的
棉花要富有彈性
這兩樣都是善於阿諛但看不出痕跡的那種材料
至於確定的姿勢要有鼓動性，要能使人產生昂揚
向上的聯想，要選擇
它最好看的一面來展示

挖空的眼眶不要空著，要用樹脂的眼球取代它臨終前的怨恨
縫合的針腳無所謂粗細，華麗的羽毛
不受死亡的干擾，它會掩蓋住一切的傷口
剔除了肉體和靈魂，羽毛就更加顯得張揚和喧賓奪主。

到這一步，一件完美的標本就算基本誕生。
但是，擺放的位置還要醒目、乾燥，要時時提防流亡的靈魂
它或許是一種潮濕的心情，或許是一批善於遁形的小蟲
至於尖銳的喙和鋒利的爪子是最不用懼怕的，死亡
會讓它無比可靠。

一件標本誕生了，從生命到標本，誰都不能說破真相。
標本的完美，是為了讓人來效仿。

等 待

活著，總該有所等待。

饑餓時等待食物，寒冷時等待溫暖，寂寞時等待撫慰。
等待中，不再為食物發愁，不再為衣服發愁，甚至
不再為撫慰發愁，

可這並不等於我不饑餓，不等於我不寒心，也不等於
我不寂寞。

一度，我奢望過幾天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日子，但是很難。
我因為別人的關心而哭泣時，人們都深信我病了。
父母兄弟姊妹來看望我時，都帶著眼淚和發自內心的擔憂。
他們問我：好好的，怎麼就病了？

我說我在等待。

他們問我在等什麼？

我說我在等你們離開。

他們就深信我病得不輕。

起初，他們擠滿了屋子，空氣中瀰漫著腐爛的氣味。
後來，他們就排了班，輪流值守。

可我一直都窒息著，張大了口又喊不出話來。

我示意，把我抬到窗子附近。

我示意，把窗子打開。

我示意，讓他們稍微離遠一點。

窗外，風把樹葉吹動了。有一隻鳥就從樹枝間探頭打量著我。
我說來了。他們就四處張望。

我說他終於來了。他們就感到無比的恐懼。

我試著站起來，他們就趕緊跑過來關上窗戶。

樹枝上的鳥看了最後一眼我就飛走了。像一句哀怨的誓言。
樹枝晃動著，我眼中的世界晃動著，久久不肯停息。
我感到絕望。

腐爛的氣味重新瀰漫。首先是衣服腐爛，接著是
五穀，最後是肉和骨頭腐爛。

窗外陳舊的陽光浸泡著喧囂的世界，汪洋的淚水中
看不到那隻飛走的鳥。

被風擦亮的、新鮮的、銳利的鳥，我不知道他什麼
時間還能來。但我等著。

我閉上雙眼，我知道他們終會離去。我等著……

2010年寄自甘肅

小方家胡同記*

幸福的時光就是記憶摩擦中
早已消亡的和尚頭，小時候的歌謠
缺了娶嫁，相親，後媽和繡球
門神瞪眼，驅逐這裏一片平民風景

羔羊。君子蘭、龍舌蘭、萬年青
不哭泣的棕櫚等在門口，等來秋天的呼吸
這些突忽的細節敲打櫥櫃裏
雞毛遍地，不，是倒扣的臉盆腳盆

有意誇張水泥窗臺上過時的一片晴朗，謎底
夢一樣醒來：八月，危舊房的門檻
順勢踮起腳尖——雙龍搬家，利通搬家
創新、宏達、大眾、大方、百順、煥發、老兵

順心、順鑫、燕京、廉政、革命到底
也還在八月的大汗裏急迫不停頓地真誠
連通、亞運、福星、華龍、鴻興—搬家！搬家！
在磚牆前或站或坐，要陷下去的結果，卻也不是死亡

定格。一曲接一曲的連鎖歌，首尾相接
東邊不亮西邊亮，把一張寫黑了的紙
裁剪成乾淨的微笑：學生、學生、工人、工人
退休工人、教師、保育員、家婦、職員、幹部、待業、待業

也有垂下的嘴角、眼角把能直接說的東西
掛上茄科小灌木，八月裏由綠變紅，叮叮咚咚
精心養在盆裏的是能帶走的文化，留在推土機下的
絆倒找不到屋頂的風，無愧於關外大漠

照料我們一代又一代此起彼伏，蓋了拆，拆了蓋，彷彿
永遠在畫一個圓，卻不是阿Q的簽名，也不是
你想要的句號。沒有的正確的圖紙，這樣或者那樣
區別於對與不對，好比兩扇臨胡同的街門不對縫

卻能快快轉折，看搖曳的國槐在詩裏惆悵，然後

挑起真正的逃避者——“天若有情天亦老”。而被天遺忘的
人們必須把握補償系數，服從城市建設需要，來不及商量
水龍頭勤快地細細思維：紅條藍條墩布，鳥籠，新洗的

衣裳。舉家遷移，還有更重大的事件嗎？槐樹
沒有了，鴿子沒有了，只有八月的雷聲
那麼響。那麼，還是不直接說雨
掉在地上，漫磚的小院、剩下的屋頂

滿眼瓦礫。彷彿又一場果斷的旺火
斷送了這裏最輕微的種子，一切推倒重來
在一張寫黑了的紙上求索最新的圖畫：草綠
嫩芽的綠，未來的綠。甚至

那些穿綢戴帽的，皮靴馬刀的，長衫旗袍的
T恤短褲的，像來不及逃脫的果實，也參透了
秋天的賜予。像柿子高掛，打出我們的
出頭夢、黃金夢、團圓夢、子孫夢

生根夢，關於家的夢。就這樣吧
天邊冉冉升起的十一座吊塔走在語境的
前面，紅色掘土機，藍色防護板，清晰度切開
磚頭瓦塊裏暗藏的自然。黃土、灰土

你的名字：何九如、李德福、郭秀英、陳光軍
楊淑敏、鄭燕玲、趙英娟、王德旺、崔會萍、於紅
于華、郭川、賈敏、張濤、朱躍、邱素華、張岩、張磊
劉文霞、松山、呼喚、李文波、楊國真、李彩紅

風景重畫。兩個半月後，來不及吶喊
錯覺敲打出這裏的虛實：都在詞語中
瓦礫也在，小方家也在
你來吧

*小方家胡同在東黃城根以東，朝陽門以內，2002被拆除
，從北京的地圖上消失。徐勇先生的坦誠鏡頭為小方家胡同
的最後居民錄影，見《小方家胡同》中國攝影出版社，
2003。

2010年寄自西雅圖

猶太公墓

不管吃什麼，他都會配一瓣大蒜，像一個猶太人，儘管僅僅局限於盛夏。他偶爾光顧猶太公墓，目睹熟透的黃杏從枝頭落向墓石的表面。雨是早晨下的，現在還沒有乾透。黃杏厚厚地鋪在墓石之上，彷彿一塊破舊的毛巾。他忽然想起伊吉密河邊的稠李，又甜又澀又暗淡的小果子，從契訶夫的書中長出來的？他半信半疑地翻看著。這是另一個虛幻的世界，與他所居的城市只有一點細微的差別：電視新聞與遙遠的南昌或者杭州是一樣的。朝鮮中學的窗框的鐵欄彎成所羅門之印。格拉祖諾夫是誰？誰還記得這位凹眼的教員？在街上傲慢地摘下灰黑的禮帽，向空氣致敬。江水像現在一樣渾濁，淹沒江心島的黃沙和柳叢，淹沒房檐之下鐵皮偽造的淡淡的鄉愁。偽造的尷尬與榮耀，屈辱與文明，所以他不說俄語，所以他牽著牧羊犬，漫遊在史達林公園的黃昏。等著夏日落幕，等著秋日開鑼，等著冬日再次把裹屍布抖開，鋪滿天恒山人工挖掘的懸崖和峽谷。他穿過兩棵杏樹之間陰涼的縫隙。公墓的教堂依舊那麼寂靜，樹頂的陽光依舊那麼毒辣，而那個人依舊埋在不遠的非教徒的墓園之中。他沒去看她，但是他想到了她。他把玫瑰放在她的墓石之上，這是最後一枝玫瑰，彷彿一扇門扉將她永遠地關在黑暗的生活之中。他兇狠地嚼著大蒜，彷彿一個真正的猶太人，散發命運的氣味。

2008.7.13.23:56

雨還在下

雨還在下。我突然有些高興：它和我有什麼關係？不理它，它就和死者沒什麼區別。冷風吹進來。我喜歡它們為我降溫，但我不願意表現我的喜歡。我漠然地享受著，虛偽地享受著。而雨聲果然就聽不見了，卡車的聲音卻精細地闖進來。後輪的氣不多，紋路也有一些模糊。發動機的嗓門倒是大的，只是不夠均勻。和巴赫的平均律相比，還是粗糙的，操切的。可是，現在的聽眾有誰這麼耐心？有誰守著收音機，聽那些已經消逝的人聲？卡彭特是誰？我不解釋。風也不會解釋它在盛夏之夜如何保持涼爽的氣節。對巴赫我是放心的。我不想問他他的里拉琴放在哪里，他的沙錘是否塞在壁櫥背面的灰色的口袋之中？我稀裏糊塗地，懵懂地在他的勸誘之中，忘記雨聲的冷餐之宴。我的一個靈魂在交叉的花園之中遊蕩，有時掏出手機說些什麼。聲音那麼大，彷彿告訴每一扇敞開的窗口，但是他說的什麼卻沒有一個人能夠聽清，連我這個拜把兄弟也不能。雨聲出現了，一滴一滴的。剛才這一滴約有一克重，敲在空調的外掛機上。火車聲從遠處走近，彷彿貼在我的耳朵邊上。我用雙手搓著臉，忘記鼻樑的眼鏡並非面部的一部分。不是我的，永遠不是我的。

2008.7.16.1:26 哈爾濱

春天的灑水車

灑水車經過你門前的時候
我正在眺望
在你的不遠處
晨光正在綻放
你把白色的地板
擦得更白
窗子更加明亮
而我卻隱隱感到
濕漉漉的安全島
足以讓我的文字
沉靜下來，冰涼的
就如你電話裏的語言一樣
我感覺不到你多少
體溫一樣

想起多年以前的秋天
另外一個清晨
我們在田野裏奔逃
尋找
你的臉，突然變冷
你的手，突然變冷
你的笑，被露水打濕

那天清晨
藍色的牽牛花
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搖曳著飽滿的果漿的種子
迸濺在我們的臉上
雜草肆虐瘋長
把我們緊緊包裹
那天清晨，是啊！就是那天清晨
我更願意
可以這樣幸福地
死去！

2010年寄自雲南

■劉波

無心的柔道

用不著拳頭去解釋勝負
忘記刀劍
柔情復活倒下的身軀
自他共榮

立技寫滿尊嚴
借力打力
求生求勝
有時反而會是生命的真正敵人
輕鬆微笑
希望張開耳朵的人們聽懂

無須分割劃分對錯
不是把花從樹上摘下來
而是心靈與花融為一體
再殘酷的搏鬥，擋身技
也揮發至深的愛
神在其中

一襲風飄白衣長褲
裸足張開飛翔
不喜則棄
凡真就追
見假就拋
柔道家站在自己的中心
不離半步

目光安詳生死
不用憐憫
流淌慈悲
大解脫一母親忌日祭

禮敬大勢至菩薩
禮敬觀世音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
一祈願者

大解脫，至樂的大光明
你神聖的瞬間
土地光開啟極世界的玄門

心的真生顯現
母親你金身耀眼

將我的期待迫切燃燒
母親你離我遠去
一種悲傷和尖銳的浩歎
母親你向我走來
靈魂燦爛成遍

如來也如去，親愛的母親
你是成道的菩薩來去自如
無礙的光芒，潔淨的光芒
安隱的光芒，常寂的光芒
解脫的光芒，恒動的光芒
透過你對死亡的勝利
它們向你聚集
穿越短暫幻影的血肉之軀
這超日月的光芒

大解脫，天籟的大安定
今天我充盈輕鬆的虛空不盡
我的朋友們撒下花瓣如雨
像飄浮在恒河的母親歌唱
雍和宮的兄弟們焚香
手臂化作蓮花的盛開
南海灣燃燒著香江的燈油
我的目光佑護著父親悲傷的背影
大昭寺上空飄落的白雪
像光芒的哈達敬獻
喇嘛的誦經千年綿綿
鐘聲閃亮
喜馬拉雅蘭毗尼佛祖誕生的地方
風在吹動呼呼的瑞光
達麥克塔
金光閃閃的法輪轉動福報
佛陀用無量壽光在靈鷲山講法
我看見了母親欣喜虔敬的神情
我在東京灣湧動大海
像我點燃手中巨大的火繩
親人們呼喚你的名字
溫暖的法力你同時照耀給他們
遍地光明，不斷的安樂
要有光，只有光，唯有光
母親你和光明通泰
讓我手臂接收神靈的念力

大解脫，極樂的安定和大光明
並不需要一個固定位址
有光的地方就有母親

就有創造，誕生和狂喜

黑暗輪回光明
成就發生在這個瞬間
光成為最能發生實現的片刻
光就是能量
所有光的紛呈是一次齊聲對你的欣禮

多麼完美的整體
不再有人人心中的分裂陰影
最高的自由和隨意
我不存在了
母親，你也不存在了
像那些無所不在的神靈
我們現在飛舞光的河流
被那個流光帶走
一起感受更偉大的心跡

每個片斷就是片刻的放棄
片刻就是光明
像你的天真
我的幸福和沉思默語
很美的菩薩，神，一個整體
變換你我，親人
一切需要得到祝福的人

終點總是成為我們剛剛離去的地方
光的源泉就在你的大安樂裏
生命在那裏流動，震顫
不斷回應母親以欣喜
以鮮活的狀態
以一個母親的新的能量
踩落頂峰，解脫頂峰
只有頂峰才會遇上更偉大的頂峰
像站在蓮花的底座
母親的相似才會遇上那個偉大的相同
真，神，美
你的慈悲和你光輝的面影

為什麼我總是不放棄尊嚴和感激
我的母親，是你再次分娩我沐浴
塵世沒有的大光明，大安定
謝謝你，母親
第一次出生時我沒有學會
讓我再說一次，母親

記於奈良東大寺

■張禮

走在季節的尾端

A

這個季節，我想陪著一個
想像中的名字去旅行
趁時間還不算晚，趁夜色
還掛滿辰星的時候
趁老樹上的果子還透著金黃色
我要在眼裏，映上你的含苞待放
趁城邊的他朗河，水面還泛著
清澈的漣漪，水鳥還在飛上飛下
我今夜就要把愛游進你的目光
把思念溶進你的血液

B

暮秋，我見你就走在傍晚的故事裏
走在深秋的北回歸線上
眼神期期艾艾，迷迷離離
八月十五早就過了，月亮也
只不過一塊荒涼的巨石
只有打入冷宮的嫦娥陪著憂鬱
日子怎麼都是那麼恍惚
那麼拘謹，季節落滿了灰塵
不知不覺，秋天的窗簾還沒啟封
冬風就從遙遠吹奏起航的號角

C

風吹走了池塘中的蛙鳴
沼澤地無奈中露出了陷阱
土地的苦難，也許就只有農人知道
天空的眼淚，也許只有鳥兒知道
也許，只有孤獨的人才伴著
新鮮的詞語眷戀詩
把語言植入網路的土壤裏
讓一張白紙也披上詩的盔甲
深秋了，四處泛著金黃
遠方是否還有饑腸轆轆的過客
等待赴一場久逢不遇的盛宴

■葳蕤

空山

瑟風咖啡壺
馬丁尼酒杯
無調性音樂
極簡主義
虛無的肚中
挖空的岩盤
建築著雄偉的騙局
剩餘的
山嵐絲絲的外表著
塗抹蒼蒼的峭壁
荒草煙樹的
無人的松果
落響的空山

2010年寄自台灣新竹

D

這個令人悸動的日子
季節有了不同尋常的症狀
想要換另一副面孔
喜鵲在老樹頂喚上幾聲
便飛到來年的春天，等待
烏鴉一副可憐樣
團圓著一雙黑色的大眼珠
期期艾艾地在空中俯視
鳥兒們無事，都飛到豐收的田野
與老農一起收割
暮秋，夕陽也下了山崗
老樹一樹的荒涼，只有
幾隻笨笨的甲殼蟲騎在脊背上
而一隻從城裏竄到鄉間流浪狗
卻在風中戀上了夕陽

2010. 10. 6 雲南

■杜文輝

好像一直在跑

多少年了
我們好像一直在跑
好像什麼
執意懲罰我們
但這想法
我還是不願讓你知道

期望像蒼天
日子是沙
黃昏
我們把草芥和塵土帶回來
而把黃金丟了

總想和你去一個無人的地方
秋天的陽光均勻而粘稠
田野慵懶、安祥
天穹像個琥珀

雲是我的妻

這幾天老颳風
我知道你又被推得老遠
如果天晴
你又會縮成哪一株草莖上的
汗息

這麼大的版圖
擾攘
你只是兩個字
我手機上存著的名字

因為忙碌和煩累
我常常忘記你

如果我默想三天
在空曠的中午
你會來到我的頭頂
搧動涼帽

2010年寄自甘肅

離開前的一週

離開前的一週，窗外桐花沒有預告的
開放了。我從小王新開的小店回來
剛剛開門就嗅得到濃郁的花香
花香經窗入室，充滿閉塞的空間
室內香味逐漸濃郁，似乎去年的芬香

去年小楊剛來，老媽與小孩也剛來
與春天一起進駐海上的城市
一切發生的似乎緩慢，卻不經意間的
發生並且逐步伸展推前

我在室內更衣，隱約間聽到
不知名的鳥在桐花之間婉轉啼叫
推開窗簾，我看不到鳥，只看得到花
幾步之遙，飯廳小兄弟們開始燒烤
喝酒、抽煙，大聲說笑，說是送別
喧嘩聲中，感覺不到絲毫悲愁

他們的熱鬧喧嘈，我怎麼感覺擱在冰箱裏
一尾過期魚的孤單與寒冷？
廚房留下的油鹽茶米還沒用完，洗手間裏
肥皂與洗髮精也留剩不少
從充滿油鹽味的飯廳，似乎
還嗅得到肥皂的芬香
結束怎麼一瞬間就抵達？

佐義說：我剛入駐海上之城
你怎麼說走，就走？
哎哎，有些事出乎意外
有些事，屬於我的控制以外
除了搖搖頭揮手說再見
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夏天半島

你說你開始想念我了是嗎？

回家前我被一場熱帶風雨阻擋
就在繁忙的城市中央
夜色沒有預告卻徐徐走進一座
城市的懷抱
朋友來電話，說：“你回不去咋辦？”
我笑說：“回不去還有你，
吃你的、睡你的……”
豪雨繼續下，下在武吉賓丹的街道
那是常有現象，在亞熱帶的半島
豪雨宛如花開花落，正常開放
我抬頭，頭上沒有飛鳥，只有謠傳
是否需要走過一場謠傳才正正面成長？

五月到了承諾與諾言仍然空茫刷過街道
我呆在怡保白咖啡馴養我的等待
面前的小年輕繼續激動談論烏雪補選
昨夜獵豔的成績單與下半夜的獵鷹行動
獵豔與獵鷹？異常曖昧的名詞與語氣
玻璃窗外豪雨繼續，鋪蓋一座
城市的騷動與不安
天上水霧水幕，地上水浪水患，
還有急忙奔走的人群
讓我聯想一場小型電影的序幕
就是一頭狗，也開始忐忑不安

朋友 Y 從遙遠的國度撥電探索情況
“這種情況之下，”我鬱悶的說：
“除了耐心等待，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說起一場災難似的豪雨
“可怕！”遠方的朋友說：
我想說，朋友啊，最可怕的
還不是豪雨，而是人心人性
那些無從解釋說明的誤解與流言蜚語

探視玻璃窗鏡反射的臉
我看到一幅苦笑與無奈

十四行詩

深夜，陰沉的叉口
淡淡的花開
此生拾掇，遙遠

一路上，晃動手
縷縷微風緊握
走著，走著
別離與痛苦依稀散落

床頭的衣角邊緣
鈴鐺，紙鳥

獨自，數不清
渺渺煙雲，重重霧靄
還有茫茫游離的鬼魂

人，世間的幽靈
終將暫落天堂的歷史牆泥

這香不再

似丁香的女子
濃的胭脂，淡的水粉
鬱鬱地舞動手臂
夢一樣的圓
重聚梁祝化蝶的幻象
晚去西風，影接影隨
仍舊的濃妝淡抹漸剩
三分清香，七分憂傷

2010年寄自貴陽

■西楠

癌

不如就承認
偏執症像呼吸一樣如影隨形
痙攣的姿勢很難看
與它作鬥爭的結局
無疑使我像個虛弱的瘋子
沒什麼可說的了
姑且打開，讓洶湧覆蓋
一如什麼慢性疾病什麼擴散緩慢的癌
可，或遲或早
厭倦總會繽紛而至，我窮盡等候的那
巨大而乏力的——厭倦啊
給了我們多少次重生

堵塞

夜晚的東印度港街是
一片火焰
前後左右有冰冷的鋼鐵，發射
可以燎原的星星火點
轉方向盤，再向前擁擠
億萬隻打不死的小強
億萬種汗津津的喘息
向前擁擠，向前拼湊
一個壯麗也虛無的“人”字形

我們也在其中，在
一輛無論氣味還是成分
皆疑似垃圾站的公車上
一旁，等待的英國姑娘
皺眉，擺弄手機，發出
嘖嘖的聲音
你在不遠處顛簸，靜靜的
隱忍著

那時我想：我可以
把座位給你坐，可以

替你拎一會兒東西
可以，同你溫柔交談
好似我們，並未置身其中
只要，只要你
別中途逃離

M和老G

秋天裏的一個 20 號
給妞兒打電話
很多叮呤咣啷的日子
沒法兒說完
就濃縮進
二十幾分鐘
稀鬆平常的標點

妞兒說起老 G
老 G 有天晚上非跟她
AA 制打車的十幾塊錢
妞兒說自己
後來再沒碰見豔遇，居然也
活得挺自在

我嗯嗯啊啊
被攪著飯菜味道的
黃昏，吞吃了語言
就沒再提起：

另一個秋天
一邈邈的倫敦小子奮力賣唱
《斯卡布羅市集》
一旁老 G
淋得像個落湯雞
淚也如雨

同年夏天，妞兒
面頰清脆透明，坐在
烏節路巨幅海報對面
沖我嚷嚷：
死女人，我要豔遇

2010 年寄自倫敦

■韓四清

籠中鸚鵡

這隻叫“月光”的雞尾鸚鵡，
在我的屋裏說了六年話，
我只聽懂它饑餓時響亮的呼喊，
至於它吃飽後寂寞的嘵叨，
我一句也不懂。
用不著去解剖它發聲的來源，
應該解剖的是我的耳朵，
就像面對貝多芬，
我那早已聾了的耳朵。
沉默在四面八方，你越想打破，
它越巨大，
沉默無依無靠，除非
日常的瑣屑像羽毛脫落。

武廣高鐵

我一直奔跑著，直到空間的頂端，
空間結束時，撞上時間。
一如這趟武廣高鐵，全程僅需 3 小時，
這讓我非常貼近一些故人，
那些已經不能流暢的我的鄉音，
只要伸出手來，仍然有碰杯的餘味。
寒暄過後，回到自己的孤獨，
彼此坐下，我坐在“廣”的一頭，
你們坐“武”的另一頭，距離還原，
曾經遮蔽的陌生像野草越發濃了。

越來越快的速度，不可挽回地
加速了我們的衰亡，也包括
普遍存在的愛的速朽，
普遍存在的恨的速朽，
以及普遍存在本身的遊戲結束。

2009-12-21 寄自珠海

■黃岸賢

懷念

題記——“……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而我這裏說的，不是桃花源，而是我們的童年。

街燈不亮
偶爾失明的鄉村的夜

穿越兒時暢泳的江河
我眺望遠方
橋的燈光
仍會懷念黑泥白石光水坎的
那些星月隱晦的夜晚
黑暗習以為常

這樣的夜晚我眺望的彼岸
沒有橋和燈光
沒有
任何關於亮度的幻想
除了一如白紙的純潔理想
除了神話的偶像
我仍未相信鬼神的夜
神在舊熱的神話故事裏
鬼在聊齋裏
所有自由飛翔的靈魂都只在故事裏
我心如靜水地閱讀加上中心思想的
童話的夜晚
夜是一個很大的布袋
直接把我們倒進白天裏
崇拜偶像的白天
偶像未死的白天
我們不知道
夜裏
曾經有
鬼和神
溺的鬼縊的鬼槍斃的鬼
好的壞的反動的革命的牛的人的鬼
修煉的相隨的
貓的狗的虎的狼的蛇的龍的神
平凡的民偉大的領袖的神

■王妍丁

懷念喜鵲

有一種鳥 多麼吉祥
凡是它走過的地方
喧嘩就會停止
黑暗就會被童話 擦亮

深夜 多麼渴望
也能擁有一個神
陪伴人類的焦慮和失眠症

消解混沌和糾纏
布衣 素食 人形
光著腳走路

天是天 地是地
風是風 雨是雨 虹是虹
獸是獸 人是人
在火焰裏相親
在灰燼裏相愛
一生 就是永恆

2010年寄自北京

……

在黑暗裏穿梭

我們感覺一切理所當然的夜晚
因為我們
不知道有鬼
不知道有神
不知道靈魂
不知道彼岸
不知道一切
沒有燈和光仍心安理得地走的
黑泥白石光水坎的
夜晚

2010年寄自香港

■深谷煙嵐

牧羊人的春天

冗長的雪驟然停止。牧羊人開始顫抖
掰開羊的嘴巴，試圖在羊兒咀嚼的牙齒上
找到春天
找到曾被荒蕪的草原
在被經歷過無數次打磨、犀利的鋒芒上
挽留住逐漸消失的語言

揚起了鞭，一首童年的牧歌
突然從遠方響起——
童年的夢再次遊移
像天空忽然變藍成片成片的草悲壯的倒下
成片成片的羊升起
它們踩上圓頂的氈房踩在樹上
飛上了天

在異鄉植物園

——給遠在英國讀書的兩兒

現在，我縮小在異鄉——
在英倫約克郡，謝菲爾德市植物園的
一棵樹下
這一刻，可以歇去異鄉的疲憊
可以自由呼吸
用幸福的笑打點清澈的空氣
樹也可以
可以歇下金色的縷衣 分散開來
擁抱地上的果子。
而我是樹下唯一的果子
整個下午，金色的陽光都在撲打著地
渲染整園的植物
身後，高過樹木的蒿草
像異鄉人金色蓬亂的頭髮 可以
觸摸到陌生人的臉
為了使異鄉的冷
瞞過整園的植物
我戴著氈帽 打著圍巾
我對整園都是新鮮的
我的頭髮是黑色的 眼睛也是

■于艾君

車站速寫

一個人跨過憑欄
身影被分割在欄杆的兩邊
從孩子手中掙脫的汽球
飛到天上
他張望的姿態

這是誰和誰呵
在題了字的某處留影
一左一右
挽著雕像的胳膊
漠然連著木然
只聽得
啣嚙一聲

看板被工人從高處
換了下來
對面那個衣衫襤褸的老太太
向我
晃了又晃
她空空的茶缸

畫布賦

仇恨之花怒放於腦際
烏雲覆蓋了肉體的純淨
不 還是不要吧
就讓這烈酒傾灑在調色板上
那麼多慾望曾經讓我失重
現在 一小片輕薄的畫布
竟隔著我和真相

風景在畫布上混沌 開天闢地的一筆
始終未曾出現 滿滿一紙箋憂傷
讓盆花跟著未老先衰
這個夏天 窗下的剎車聲往往
要比我希望的細胞破滅的聲響
悅耳一些

2010年寄自瀋陽

■羅鹿鳴

懷抱洞庭

你，不是我的洞庭
浩淼的煙波不興
我的全身都注滿你的柔情
陽光的睫毛哪有你的岸柳美
黑楊林，頹長的身段如你婀娜的青春
抬望眼，一行白鷺上青天
灑落多少畫意詩情
我的目光流溢無限嚮往
就如沅水，不止于目平湖的青紗帳
君山、岳陽樓、城陵磯
我要風雨兼程
我知道，你的目的地
是萬頃碧波是無際的藍
是奔向長江大海的堅韌的步履
潮平兩岸闊，風正無帆懸
你懷抱的船子如今已無漿影
我愜意地滑過你柔美的肚皮
我的世界是五穀豐登
不管你是開闊還是窄小
我的航程是詩的浪花畫的櫓聲
全身全意投入你的懷抱
可能是一次快樂的沉淪
也許，是一次幸福的重生
但，當我一朝懷抱你呀
五千年的滄桑八百里的雲和月
便會長出驚濤拍岸的壯美
寫一部傳奇，充塞天地

德山，枉諸之水的痛

沅江，左岸夏天正三伏
吊機的長臂剪影晨曦
遊走江湖的太陽
跟梢我們好長的一段路
那幾棵傲然于岸的楊樹
不自量力地把太陽舉向天空
出人意料地成功

■施漢威

解讀社會

第一章
充塞世界最美好的詞藻與詩行
陽光灼耀，歌聲嘹響
藍天下
憧憬的翅膀無處不飛翔

第二章
驟現的烏雲蔽蓋了太陽
風雨欲來陰異詭譎
危機處處隱現坑人的陷阱

再翻下去
殘暴的刀光劍影毫不留情
招招致命血肉橫飛
啾啾魑魅魍魎
伺機擇人而噬

愈翻愈覺恐怖心寒
膽顫之餘忙將書冊合上
迷失的青春
已無法從書本中帶回來

21.10.2010 越南

那出手神速的捕漁人
竟一網把太陽打盡
那知調皮的霞光
早已逃之夭夭
只留下魚鱗波光話說江湖

自憐

站在時代的邊緣，有時
大膽地穿越，一條條
時尚的斑馬線
不是被流言蜚語撞得趑趄
就是被嫉妒的車輪撞傷

2010年11月寄自湖南常德

■ 世賓

歌唱新生活

我喜歡在五彩繽紛的城市裏散步
與花枝招展的青春少女擦身而過
我能嗅出她們身上的香水牌子
在這一切煥發著生命活力的事物面前
我有說不出的欣喜

曾經有過的黑夜，今後還會降臨
這一點誰也不會忘記
但又有什麼關係？在這熟識的城市
我們勞動，把熱情獻給多彩的生活

這裏的一花一草都是我們親手種下
在這裏，陌生人和我們友好相處
互相交流對影視或者 NETWORK 上
各類資訊的意見
他們和我們一樣可能有點壞毛病
但並不防礙我們的交流

在這裏，最高統治者是每個人自己
他們制訂計畫，在雜誌上發表論文
或者在城郊的農科院種植番茄
每個人像水一樣自由流動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有自己的一間房子

做個新女孩

為什麼要一樣，穿同一色衣服
梳同一個髮型，把所有人
糊弄成一堆同個模的泥塑
我知道他們在擠眉弄眼
對我的髮飾指指點點
說我不是正經女孩

為什麼要正經，正經是什麼東西
給眼瞼噴上磷光，讓它

■ 白頻

天堂並不遙遠

人間淨土 藏區帶來的觸動
牛羊和僧人在這裏結成了朋友
寺廟裏的木魚 虔誠地敲著晨鐘
帳房散淡的炊煙
為遠方的遊人 煮著馬奶
額吉忙碌著 牧羊的小狗繞在
額吉的長袍邊 四蹄也虔誠的跪拜

靈魂的飛邊 被雪山的花朵
洗得雪白 夢和蝴蝶
一起飛來
遊人在郎木寺遊玩 風掠著我的披肩
虔誠掠過彩蝶的紛飛
花香伴著草原的清醉
不遠處 鼯鼠趟過黃河的水
仿佛在河裏走鋼絲
河水幽深 奔流著險情

藏族老人望著千年的經幡
拍打著轉經輪 拍打著
那茫茫的雪山 草原 永恆 信念
在郎木寺的松濤中 沉澱著

2010年寄自遼寧

在夜裏和眼睛一起閃爍

至於腳環上的鈴當，和手臂上
結實的手飾，讓我
真真正正感覺到青春的熱量

不要教我如何成為別人的樣子
讓我自己走，讓我把自己
裝扮成自己的模樣

2009年寄自廣州

黃昏
祭祀
午夜在蒼老
大洪水
創世紀
重生與毀滅
天邊
一個女人

語言
敗給思想
村莊
烏鴉
黎明為光而死
舞蹈舞蹈舞蹈
神在墮落
天邊
一個女人

詩人
眼淚
歷史被熬成湯
烏鴉
死於彌撒
天邊
一個女人

鐘鼓
硝煙
歌舞昇平
盲人
啞巴
所有知覺死亡
天邊
一個女人

愛情
等待愛情
天邊
一個女人

■ 馮偉 天邊一個女人

■陳銘華

清明上河圖

六月時分，我從合肥轉金陵坐時速二百公里以上的動車趕到上海，由地鐵站耀華路進入北宋。女安檢仔細翻查我唯一隨身帶著的傘，卻沒留意躲在裡面的你，關卡前也沒有供奉土地或門神，你因此得以安然經過

汴梁的清明已過了許久，但汴河兩岸仍然人聲鼎沸，駝馬絡繹，手機的呼救聲此起彼落……我捨棄了什麼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土耳其、大不列顛、德意志、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等等展館，沿著一條鄉間小徑直接走到市區中的大馬路，對街道兩旁的金飾、二手商品、燈籠、廚具、弓箭、樂器、布莊、畫廊、藥材等等店舖亦無暇一顧。雖然餐廳林立，穀物應有盡有，小食琳琅滿目，可是饑腸轆轆的我仍然低頭急著趕路

賣酒的胡姬、化緣的僧侶、玩戲法的演員、算命的落拓書生、花枝招展的歌伎，甚至賣世博仿冒品的小販我都問遍了，竟無人識得何處方是開封衙門？小姐，事到如今，我可不能再瞞你，盛世豈能有冤情？其實還在合肥時我已遇見過罷官回鄉的包拯先生

2010年6月10日上海

■蔡宗周

皖公神像

風和雨
雷與電
一筆一劃描摹山崖
鏤刻了億萬斯年
還是素描一卷
頭上的白髮
被唐宋的鳥一絲絲銜去
下巴的青鬚
被明清的雀一一地啄完

皖公始終微笑
抬頭望天空雲舒雲捲
低首看人間離合悲歡
也許，世事太多不平
耳廓長出青枝拂塵
搖響的松濤雲海
把心中塊壘驅散

巍巍然端坐一生
雙目微合，一眨千年
不屑左慈煉丹
不解三祖說禪
不聽太白吟哦
不觀蘇軾情繫毫端
朱熹王安石的名篇絕句
李庚黃庭堅的由衷讚嘆
都如流雲飄過耳畔

一朝朝腳下雲生霧起
一代代松濤拍岸
在一個晴朗的晨曦
皖公心中一喜一顫
天下早已換了人間
山下有列車笛聲響起
近處高速公路繚繞群山
習習春風拂蕩

■北城

楚辭裏的愛

撫月聽潮
任浪花拍打歲月
牽一串足音
從岸堤走來
擱在廊橋畫屏中
目睹楚辭裏的愛
披一肩蒼茫趕來

泊一灣秋色
在塞外凋零
往事肆意氾濫
宮闕的月影撫過臉頰
濃如硝煙
提著遺憾
卻放不下滿地的傷

遠遠的看著你
正越過漸寒的北風
將疲憊搭在肩頭
更新歲月的皺痕
把一個千年的牽掛
嵌進今晚的月色
沐浴著夜風送來的無奈
等你修剪我漸長的別緒

2010.11 內蒙通遼

潛城換了容顏
數字信息時代
天柱山也踏上航班
大別山的餘脈
崛起了一片驚嘆

昔日的古南嶽
朝拜的香客不絕
旅遊的青年不斷
擠滿了皖水皖山
寂寞的皖公也笑臉盈盈
迎來客人萬千

■俞昌雄

自畫像

有人說，我不在我這兒
在他們的側面，在摸得到稜角的地方
不是簡單的三角形，不是山坳口
一夜間就能冒出的野蘑菇

我有垂直的雲朵，有陰天
但不會在身體裏埋下層層淤泥
我有芽，有刺，但不隸屬於植物
僅在烈日下搖曳，守著不褪色的光線

他們多數時候把我視為一面鏡子
該刪的刪掉，該補的補進來
我一會兒減少，另一陣子又增多
他們讓我活在空隙裏，既殘缺又完美

我親愛的祖國 要和我交談

我親愛的祖國就坐在我的對面
他喝了一口水，才把山河擺到桌上
我真想說，這些我全要
可我孤身一人，搬不動也拿不走

我親愛的祖國向來就很大方
可今天，他卻不說一句話
我從桌子底下偷偷地踢了他兩腳
他才脫下外套，露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我親愛的祖國其實還很瘦弱
寬大的骨架，也就那麼一丁點肉
他要照顧很多很多人
半夜裏喊疼，卻不知如何下手

我親愛的祖國為此感到十分困惑
他要和我交談，看看日益變形的身體
是不是也可以擺到桌上
取出筋脈和血，再去掉痛和疤痕

■海煙

空巢

孩子們長大了，他們離開了
你們牙齒鬆動，頭髮稀疏
你們步履蹣跚，只能相互攙扶
歲月的沙漏，它撥弄著孤獨和寂寞
一些回憶，是那時最大的聲響
年輕時，你們樸實、勤勞
不解風情，風花雪夜
是一個多麼奢侈的傳說
如今你們卻有了越來越多的話
和越來越少的時光
後來的這些年，你們努力
把一些微笑
掛在了遙遠故鄉
那彎潔白的月上

2010年寄自重慶

我親愛的祖國尚未作出決定
他讓我等了很久很久，白晝在縮短
黑夜已拉長，他故作鎮定
我不安，幾乎熬不過一個夜晚

信不信由你

我在鬧市裏撿過一枚硬幣
肯定是粗心的人丟下的
更多的人，熟視無睹
生活也是這樣
他們丟下很多很多東西
我一一撿了起來
給窮人一點，給患了病的人
一點，那個站在屋簷下躲雨的人
我也只分給他一點點

2010.3.3 寄自福州

■馬列福

下午

天空像洗過一樣只剩下藍
涼風慢慢地吹過小村莊
所有樹上的蟬鳴連成了一片
老牛悠閒地泡在池塘裏
背上停著幾隻擅長八卦的麻雀
發情的母雞臥在草垛後面
一疊枯葉飄落在井臺邊
最小的一片又沿著陽光飛走了
老屋門前的蘋果樹的影子裏
奶奶摟著拐杖睡著了
她的牙床比這個下午還要空

傍晚

夕陽已經完全沉下去了
而天空還沒有放下夜幕
幽靜的山崗顯得有幾分神秘
風開始向著高處吹
無名的小草們挺了挺身子
村子深處的一個小院裏
大黑狗發出均勻的鼾聲
幾片黃葉散亂的飄落
一群雞仔淘氣地咯咯叫
年輕女人撒開一把穀苞
然後依靠在木門上
出神地望向河對岸的田野

雨一直下

午後，女人打毛衣的速度加快
屋簷上漏下的水
已經滿缸，嘩嘩地溢出來
臺階上，落葉有黃的，也有青色的
大黑狗眯著眼臥著
一聲雷響，又讓它倏地跳起來
雨還在一直下
煙霧朦朧的田壟上
一個身影一起一伏的
女人皺起眉頭，把頭壓得更低

■阿北

無法張開的嘴巴

無法張開的嘴巴

如一支被擰開了瓶蓋的礦泉水
孤零零地裸露在空中
卻找不到另一張可以親吻的嘴

車廂內充滿了睡意
每一張被子下就是一個王國
緊閉的嘴用鼾聲
通報著自己的不可侵犯

還是讀一本書吧
在其中一定能找到慰藉
或者把目光轉向窗外
在草長鶯飛的季節
讓靈魂燦爛地起舞

一個人向窗外張望

一個人向窗外張望
翠綠的山林正經歷四季：
忽而煙霧瀰漫，忽而陽光普照
忽而菲菲淫雨打濕掃墓人的腳步

一個人向窗外張望
一個人把自己交給了空曠的原野
農舍的炊煙，山間小路上的挑腳夫
都是他歌吟的對像

一個人向窗外張望
一個人緊抓住處繆斯女神的乳頭
一個人忽略了車廂內的春天
把自己隔絕在冬天的孤寂中

當沉默遭遇沉默

當沉默遭遇沉默
可愛的喇叭在我的正上方
永不疲倦地滾播

■韓永恆

出口

挖掘者
不斷逼近世界的內心

周圍越來越模糊
只有挖掘越來越清晰
鐵鍬和泥土在碰撞中
愛上了對方

月光照耀著挖掘者
和他腳下深不可測的大坑
我慶倖，我們的時代
終於又多了一個出口

盜墓

國王的墳墓
曾經讓盜墓者歡喜，激動
可他們每掀動一塊石頭
就失望一次
帝國的衰敗，讓遙遠的銅器
發出腐朽難聞的味道

2010年寄自中山

下一站的目的地及抵達時間

四目相望，又慌忙避開
扭轉頭看向窗外，或故作深沉
目光盯向遠方
不允許內心被窺探

漫長與孤寂相互纏繞
前方的路途還有多長
你用被子裹緊自己
喇叭裏的旋律被拉得越來越長

2010年寄自深圳

■熊剛

那些卑微的靈魂

鋪路工

馬路是一隻熱鍋，煮著太陽
火苗在頭頂上亂躡
把柳樹的長辮子燙成了捲髮

灰塵熱得屁股生了瘡，坐不住了
跟著風四處找涼快
鋪路石哪兒也不去
它對土地貼心貼肉
鋪了一層又一層
千斤碾成全它的忠義
柏油也曬起了一身的泡
索性鑽進石子裏頭去
一條路平整得烏黑發亮

馬路渴得嗓子直冒煙
張著大嘴喘氣
鋪路工滴下的汗水
它一口就吞得不見了蹤影

架線工

幹活的時候旁若無人
電線杆是他的案頭
一身披掛一身膽量
太陽是一盞包青天
明鏡高懸明察秋毫

只顧接線只顧擰螺絲
天塌下來有安全帽頂著
安全帶算是個依靠
應該能夠承受一家老小的重量
電壓多高，大夥兒心裏都有數
背有多濕，只有他自個兒知道

架線工的一身
濕了，乾了，又濕了
他就是攀登到九天雲外
也是腳踏實地

■秦華

初夏

註定是很美的
當我猛地掉過頭來看你
夕陽
正伏在你寬闊的雙肩上棲息
大片淺草平流於你的腳底
舒緩中作閃閃爍爍的微笑
作為你的背景
山已經不能再簡潔
珠母色的雲天
敞開你的遠景
難道是一種默契
你的目光
也正在看我
我不認識你，真的
我永遠也不會認識你嗎
始終沒有某種提示
穿過這避美的空間
打破我們長久的默視與沉寂
我走進你的感覺
置身於一片明麗之中
思維不能隨意從感情深處轉來了
然而
想像的完美
不容忍我們再走近一步
直到我的黑髮和長裙
終於淹失在小徑深處

■文錦寧 舊相片

歲月的筆觸
逐漸點落
皚皚寒霜
時間的輪齒
於額際面頰輾出
條條紋路
唯有揭開
紀念相簿

■樂歌喬木

夜晚

晚風散步
星星閃也不閃
夜行的航船
載走很多沙子
打起水聲
沙灘上
小孩嬉戲
很多亂亂的腳印
洗洗腳丫
水上燈火晃晃悠悠
一抬頭
在天上
風箏飄著
想要高過這座城市
我也曾從雲海邊
俯視過萬家燈火
你要的幸福
不能照耀人間
但你不必等到明天
向太陽索取溫暖

檢視的當兒……
妳仍然保留
給我一份
不變的記憶
與及
最堪回味
青春迴蕩的氣息！

2010年寄自越南

■偶爾

玉米

青草疊起的寫意鬱鬱蔥蔥
醉了四處張揚的散落
半闕宋詞路過的玉米
被一個綠色的詞打磨得如此美好
成為月光裏最為清晰的疼痛
六月，靜止在懷抱
那些玉米留下的痕跡
和前方的路一樣
溫暖或者漫長
風跑過去的時候
沙沙地響
只有我，將厚厚的帷幕
一點一點地打開

濕漉漉

你要知道，雨下過後的四眼橋
總是濕漉漉地
在感冒的咳嗽裏
寂靜地微笑
因為那些安靜的濕漉漉
浮現出來的臉
總是在半個夢裏

小小

這些年，我寫下一個又一個小小的詞
毫無章法，但卻散佈了
雨裏淺淺的夢
為現在微笑成一個小小的詞
我記不得夢的細節
所有的物種
在小小的詞下麵
風情萬種

2010.06.07 寄自四川

■牧鶴

模糊的日子

模糊的日子

芳草萋萋
道路很安靜
一束枯瘦的黃花
在風中斜開
幾隻流浪的蜂蝶
爭奪僅有的一絲暗香
大地缺少了熱情
懶散得不言不語
缺少色彩的時光
激不起一點情感的漣漪
昏昏沉沉中
蹉跎了大好的歲月
人在旅途
白髮悄悄地爬滿額角
驀然回首
憔悴的人生
一幅齷齪的寫意畫

思 念

夜晚盛開的花朵
在濃濃的情裏
滋養得絢麗多彩

兩人扛起那些往事
沿著時光隧道
伴著心跳行走

不祈求前方的柳暗花明
沿途的風景
就是最好的慰藉

腳印，忠實的伴侶

我在前，腳印在後
就這樣走完了大半生

老太爺 他呀
搔破頭皮
費盡腦筋
手中一支煙
深深一吸
緩緩呼出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甚麼？環保
甚麼？低碳

老太爺 他呀
尋索報導
瀏覽網絡
手中一支煙
細細品味
忽有所思
響應社會
保護環境
豎起大拇指
開口剩下兩只大門牙

2010/10/25 越南

■依 變 悟

■何君華

迷 失

我們終究無法逃脫
化蝶的成年禮，一個美化的過程
（多麼迷人的藉口！）
在時間的創口上
安靜綻放，這彩色的翅膀
這疼痛的美麗
無可逃遁
無可忤逆

抱

除了風，我們能抱住什麼
除了七歲那年走失的羊羔
歲月能抱住什麼
黑夜抱緊月光
她在天亮之前逃走
好比多年前，從山海關走失的
那個孩子，他抱不住命運
他兩手空空

時 間

一層玻璃
透明得如同謊言
看到什麼東西在晃
你終究走不過去

離 開

是時候了，跟這個世界
作一個了斷，像一把刀
從中間剖開一尾魚
如此決絕，好比一場小愛情
了斷就是自由
自由就是和時間沒有瓜葛
自由就是一刀兩斷，就是
一滴雨到天明，一匹馬走天涯

2010年寄自內蒙通遼

腳印，多麼熟悉的文字
記錄了紛雜的生活

深深淺淺的腳印裏
盛滿了喜怒哀樂

腳印，忠實的伴侶
我到哪里你就跟到那裏

甚至，我休息時
你也默默地為我站崗

密密麻麻的腳印
——我的生命軌跡

2010年寄自甘肅

■秦雙泉

終 點

運屍車悠緩前行
像是空中晃動的搖籃
低挽的哀樂
多像媽媽哼唱的搖籃曲
逝者如夢
不知他是否會被惡夢驚醒
我不敢想像

他的親友們為他送行
有的哭腫了眼睛 有的啞了嗓音
有的在想著其他的事情
相同的是
所有的眼睛都盯著逝者的靈柩

火化爐卻是熱情的
紅紅爐膛像母親敞開的胸懷
暖著逝者已經寒冷的心

新婚之夜

疲憊的新郎和新娘
脫光了所有的衣服
連同掛在嘴角的微笑
他們躺在鬆軟的床上
用嘴巴和身體
製造新婚的甜蜜

壓抑的情感 新婚的激情
推動血液裏的高潮
肆無忌憚地撞擊著
奔突的熱血
於此刻
爆發和燃燒
那點莫名的疼痛
來不及呻吟就被蜜汁吞噬

■秋水竹林

燈

多年前的那個夜晚
從爬滿補丁的容器裡
滴濺出來
村莊應該是沉睡的
幾點蘸著泥土的犬吠
讓古老的水
落於木桶以外歸於平靜
只有一盞瘦瘦的燈
和燈下如水般微笑的臉
引你走過幽深的小巷
彎曲的廊道
多少個日子被輕輕地端過
你繞過喃喃自語的瓷碗
聽到時間一大片一大片地碎
在今夜墨色層層脫落的窗口
在突然暗了下去的城市
一盞燈挖掉一小塊黑暗亮著
擦疼一雙模糊的眼睛

只有文明的饑餓在叫囂
在夜的掩護下……

轉 變

一個人 把快樂的種子分給眾人
他自己也滿心歡喜

不成想，有人背地喊他：
缺心眼子

我就是那個被人喊為缺心眼子的人
在歡喜中，被背後的冷嘲
淋得徹骨寒涼

2010年寄自遼陽

■仲彥

生為中國人

中 國

如果我只是上帝，請不要信任我

心

冬天已經很冷了
你那兒冷嗎？

官 場

我不想讓自己的痛苦，沒有秘密

階 層

看著蒼天，你還有話說嗎

朋 友

說好你不拿起刀子，捅傷別人的眼睛

想 念

心是碎的，淚水還有多遠

妻 子

哪裡還能找到，淚水的源頭。翻來覆去
找不到你的秘密和身體
藏在哪個要命的角落
看著我，淚水沒乾，你又笑了

政 府

事不關己，高高
高高掛起

貪 污

你怎麼走了，你怎麼又來了

2010年寄自湖南永順

譯詩兩首

◎木也

曼德爾斯塔姆詩兩首

◎馮冬

■ 莎拉·迪斯德爾 Sara Teasdale

幻想曲 A Fantasy

她的聲音彷彿清泉
叮咚墜落於石上
在遙遠無聲的森林裏
寂靜獨自遊玩

她的思緒如蓮
綻放於神聖的溪流間
在寺廟的穹宇下
寂靜坐在那裏，夢著

玫瑰般鮮美啊，她的親吻
幽深的黃昏也為之點亮
已無路徑通往美麗的波斯花園
寂靜在那裏沉入夢鄉

■ 穆麗爾·斯圖爾特 Muriel Stuart

種子園 The Seed-Shop

空寂，落滿塵埃的房間，
就在這裏，它們躺著，像一塊破碎的石頭
或者流沙，凋零蒼白的顏色
彷彿灰燼的孤獨，蜷縮著，無聲無息，乾涸
草地與花園在我手間流過

這褐色的殼下，做著夢的是漫山遍野的山楂
一棵雪松在幽穀中，攢足了勁，蓄勢待發
它們深飲著川流不息的河流
在我的塵土裏，百合花生出了夏季

死神的屋子，安全而簡樸
數不盡的玫瑰褪去密封的繭，爭先恐後地開花
我的每一次呼吸，足以造出一個花園
而手中的森林還沉浸在深深的睡眠

116

為撫慰你的心，從我手掌
取一點蜜，取一點太陽，
順從死亡女神的蜜蜂。

你無法解纜從未靠岸的船，
無法聽見皮毛中的陰影，
無法毫無恐懼地穿過稠密的生命。

對我們來說只剩下親吻，
像破碎的小蜜蜂，
離開蜂巢後就死了。

它們仍在透明的深夜裡嗡嗡叫，
在山上黑色叢林的家裡，
在薄荷裡，在兜蘇裡，在過去。

你要將我粗糙的禮物放到心上，
死蜜蜂做成的乾枯的難看的項鍊，
它曾使蜂蜜變成太陽。

118

我們會再見面，在彼得堡，
彷彿我們在那兒埋葬了太陽，
然後我們將首次宣佈
祝福這個無意義的詞。
在蘇聯的夜晚，在天鵝絨的黑暗裡，
在黑色天鵝絨的空虛裡，有福的
女人，她們可愛的眼睛在歌唱，
永遠不死的花朵開了。

首都弓著背如野貓，
橋上有一個巡邏，
一輛汽車在黑暗中駛過，
咆哮，鳴叫如布穀鳥。

今夜我不需要通行證。
我不害怕哨兵。
我將在蘇聯的夜晚裡
為祝福這個無意義的詞禱告。

沙沙的聲響，彷彿在劇院，
一個女孩突然發出尖叫，
維納斯的臂膀被
永不落下的玫瑰壓彎。
為打發時間我們在篝火旁取暖，
也許時間會死去，
有福的女人，她們可愛的手
將輕輕的灰燼掃作一堆。

某處有紅色花朵的觀眾，
劇院裡肥大的沙發，
一個精確的軍官
俯視這個世界。
不必擔心我們的蠟燭
會在天鵝絨裡，在黑色空虛裡
熄滅。

有福的女人，她們彎下的肩膀
在歌唱。

你永不會注意午夜的太陽。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
頭請：Warner Tchan，寄
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輕 鳴 \$50

支持

哀莫大於心不死！

◎潘洗塵

寫此文前，我曾給鄭玲先生打電話，方得知近 80 高齡的鄭先生正在病榻上。想想與鄭敏先生齊名的這位在建國前就開始新詩寫作的傑出女詩人，雖一生坎坷卻筆耕不輟，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活力，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著作等身而又德藝雙馨的老詩人，卻最終“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被排斥在了魯迅文學獎的“大門”外。雖然我深知先生早已將功名看透，但我還是想用一個詩人的良知給病中的鄭玲先生送去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安慰……但我什麼都說不出口，心底，只是不停地迴響著先生的詩句：

喬治·桑啊

你是否也曾歎息

你的《康素愛蘿》

安慰了那麼多心有創痛的人

怎的不能安慰你自己

——鄭玲《喬治·桑》

本屆“魯獎”詩獎項冒出一匹“羊羔”黑馬，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這已經是自消息走漏以後，社會紛紛質疑的事實。說是消息走漏，是因為還沒有到正式頒獎就已經沸沸揚揚了。

於是，欲蓋彌彰也罷，慌忙應對也罷，一件件糗事接踵而來。

先是有中國作協新聞發言人出面，在中國作協 10 月 22 日舉行的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獎新聞發佈會上，針對網上熱議的“羊羔體”一事聲稱：“車延高的詩集獲得本次魯迅文學獎，與其身份無關，很多評委並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的獲獎詩集《嚮往溫暖》中多數詩作都體現了高水準，符合評獎標準。這是多數評委、包括知名詩人的評價。”這一聲稱，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原本，作為官方的一個向來就飽受爭議的文學獎項，早就沒有人指望其會有什麼公信力。平心而論，本屆魯迅文學獎的結果

，因為有了李琦、雷平陽、傅天琳，大體上還算是公平和公正。至於車氏的獲獎，其實網上炒一段也就自然風平浪靜了，誰都知道網民真正關心的其實根本不是詩，更不是什麼獎，甚至不是車氏本身，他們更多的是關心我們這個評獎的機制或者說那些評委的資格，是不是能夠承擔起這個重任。而如此慎重的新聞發佈，實際上卻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中國作協羞羞答答的官方發言，比如什麼“很多評委並不知道獲獎者的身份”？評委會給車氏的頒獎理由不是早就赫然而寫著“難得一個堅硬的市紀委書記有如此柔軟的詩心——”嗎？而且哪個評委敢說不知道？車氏自己也不敢說。更何況這是什麼獲獎評語？就詩論詩，你幾個評委評人家的詩，怎麼有資格去評判他作為紀委書記“堅硬”的政績？這可就不是一般的給車氏一個文學獎了，難怪車氏這麼上心，也難怪這些評委如此努力。至於說車氏獲獎詩集中的多數詩作都體現了高水準，符合評獎標準之類，就更讓人啼笑皆非。既然評獎是針對一部完整的詩集，怎麼可以用四捨五入的方式，因為其中多數詩作體現了高水準就可以獲獎，那魯迅文學獎到底是什麼評獎標準，到底是評一部完整的詩集還是評部分的單個作品？如果是評一部完整的詩集，是不是可以說車氏是“部分”地獲得了魯迅文學獎？而且“符合評獎標準”也不能一定就成為獲獎的理由。因為最終獲獎的作品，應該是在一大批“符合評獎標準”的作品中，再評選出“符合獲獎標準”的作品。真不明白這是怎麼了，為什麼每一次開口都表現得這麼心虛和邏輯混亂？我不能武斷對這種心虛和混亂去下判斷，但是每一個人心裏自然有了答案。

再說車氏，先是說自己很勤奮很辛苦，2005 年開始寫詩，每天早起 2 小時寫詩，才寫出了今天的成就。寫詩如果

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寫，一是假，假不在說，都懂。二就是真，那就真的是堅持數年敲的“回車”鍵。最近接受採訪，車氏低調了許多，聲稱自己是初學者，是對詩的無比熱愛。這還真是說了真話，但是這個真話和這個獎撞在一起，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比李白杜甫更偉大和更天才的詩人，不容易呀，幾年時間，每天兩個小時，成就了中國新詩百年間的一匹最大的“黑馬”，這不能不讓那些為詩奮鬥幾十年甚至窮其一生的詩人們無比的汗顏和自慚。其實，我以為，這個獎實在是害了車氏，何苦呢？有什麼害？時間和歷史會給出證明。詩蒙羞，那麼多立志于中國新詩建設的同仁可以在以後幾十年、幾百年把這個羞恥清洗得乾乾淨淨，而人的一生很短，恐怕車氏自己是不能洗乾淨的了，哎呀，何必呢？

剛剛還讀到一篇談到中國作協某屆魯迅文學獎有四名評委最終獲獎的文章，該文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說這就等於是足球裁判員一邊吹著哨子，一邊自己上場踢球，最後還給自己頒發了金球獎。

哀莫大於心不死！因為對詩的心不死，我的哀就只好等著以觀後效。只是覺得，所有的“涉哀”的機構和專家們，把手平放在自己的胸口，應該認認真真作一次反省。中國新詩近百年的努力成果，我們今天更應該敬畏，任何人都不能去糟踐她的純潔。

2010 年寄自廣東

睜眼與閉眼

◎向明

作為一個詩的愛好者，而且可說寫了一輩子的詩，難免會為看到的好詩而雀躍；也恨不得為一些入眼的壞詩而想指責幾句。兩種情況的結果是，我都曾把這兩種詩記錄下來，或剪貼下來，自作眉批，發些感想，或讚美、或疑慮，或批評，這已成了我讀書的習慣和樂趣，也成了我能夠常常有一些議論或感想與心得在外批露的最大來源。於是有那好心的朋友就勸我，作品好壞是人家的事，喜愛與否則是你個人的決定，何必一定要寫出來發表呢？這年頭睜一個眼，閉一個眼，一下就過去了。說的也對，在此大家都在“犬儒”的時代，已經澈底喪失掉對價值判斷的標準時，我這樣的囂囂簡直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倒是勸我“睜一眼閉一眼”的那句話，使我想起讀到的一首詩〈睜開眼睛〉，詩中所呈現的趣味，也許可以稍稍解除我的尷尬，現在我把這首詩公開如下：

睜開眼睛 車延高

很想請月亮進來
我把窗推開
玻璃沒有生氣
月光也沒有邁步

進來的是風
還有 動聲色的空氣
我把自己放在床上
躺下的是睡意
是把自己埋掉的鼾聲

時間就此中斷
我沒有看見月光進來
也沒有看見月亮出去
睜開眼睛的時候
太陽在窗口打量我

這首詩是發表在大陸的《詩歌月刊》080期，作者是車延高，一位我全然陌生的詩人。從那麼多詩中錄下這首詩，完全是由於詩中所呈現的輕鬆感和趣味性，以及“超”習慣性的表現。常常有人形容一處情景為“別有天地非人間”，這首詩中的天地仍是人間的天地，然出沒在這兒的卻是天地人三者都有，這又分明是詩人所虛擬的想像情境，卻是那麼生動活潑一如我們

熟悉的日常生活場景。只是我們常人沒有那些脫離自體，而又客觀打發自體的本領，如“我把自己放在床上／躺下的是睡意／是把自己埋掉的鼾聲”，以及“睜開眼睛的時候／太陽在窗口打量我”，詩人在試圖寫出自己是旁觀者的心情。在我的欣賞水準理解下，這位車延高詩人應該是一個優秀的寫者。

然而網路消息傳來，這位車延高詩人不但不是我預料的優秀的寫者，而且是今年大陸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詩歌類得獎人，更知道他原來是湖北省武漢市的紀委書記，得獎的作品為最新出版的詩集《嚮往溫暖》，一本非常溫馨感人的抒情詩選，前引〈睜開眼睛〉一詩即收在其中。這本來是一件皆大歡喜的好事，然而車延高卻因得這個獎帶來排山倒海的攻擊，被汙名得連魯迅文學獎的評審及主其事的作家協會也遭殃。攻擊的重點，之一是因車延高寫過〈徐帆〉和〈劉亦菲〉兩部傳記體的敘事詩，這些詩都因太口語化，而被諷刺為“羊羔體”，不能算是嚴肅的文學作品，豈可得那麼崇高的魯藝獎？第二爭論為車延高係市紀委書記，為政府官員，認為凡官員參獎，評委一定會放水，甚至因得到好處而“買獎”。

車延高被這些莫明其妙的攻擊弄得哭笑不得，他說，兩部敘事詩均為多年前舊作，根本不在參獎的《嚮往溫暖》詩集內，而且參獎詩都不是口語化寫作，何能蒙“羊羔體”的惡名。其二，魯獎係國家級大獎，主其事者和評委都是中央要員，他一個小小地方官，不過業餘寫作，評委們那裡會把他放在眼裡而輕易放水且接受買獎？豈不有損他們的清譽。此事北京作家協會已發表聲明，公佈事實經過，澄清一切都是誤傳，可以接受嚴格檢驗。評委們也出來澄清一切都是按評審規定辦理，得獎與否係按參獎作品的優秀程度決定，無人敢徇私。

此次得獎風波大陸媒體尚在繼續燃燒，會如何得了結，恐尚待時日。因魯迅獎目標太大，去年于堅得獎也是吵翻了天，至今某些媒體仍在暗放冷箭。在海峽這一邊的我，本可閉眼不管，不過我還是睜開大眼為寫詩的同行車延高說兩句公道話，事實上他並沒有拿舊作去參獎，豈可捕風捉影，故意栽贓。再說評獎所評應是當時出示作品的高下，那裡可去追究既往的表現。至於對評委的不信任，應以抓到證據再說話，隨意揣測，只會破壞公信力，對誰都沒有好處。

(2010/10/28)

慾望心靈的人生洗禮

——讀非馬詩作〈仰望〉

◎惠遠飛

著名美籍華語詩人非馬先生是寫短詩的高手，寥寥數行，或敘述，或白描，或抒情，或議論，嬉笑怒罵之間皆成華美詩篇。其詩作〈仰望〉就是這樣一首讓人反復咀嚼、回味無窮的好詩：

仰望

仰望仰望
仰望仰望仰望

夢想中
終於把自己
也仰望成一座
仰望的銅像高高在上

神氣地
硬挺著脖子
等待暖呼呼
一陣烏糞的洗禮

〈仰望〉一詩雖然僅僅只有十一行，卻內涵深刻，外延無限，完整地描摹刻劃出了那群名利慾望強烈、不斷追逐登攀的人的一種人生狀態，勾畫出了一類人的人生過程，悲劇與喜劇共存，卻最終以一場鬧劇收場。詩人在〈仰望〉一詩中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人生立場，對名利的態度。讀後，給讀者留下深刻的現實警醒作用。

一、新穎別緻的話語形式

為了更形象地描摹出某群人內心深處慾望的不斷膨脹，以及某些人對名利私慾無限地追逐，詩人在詩中採用了“台階式”的排列方式，通過文本形式和詩話語，更加直觀

地、形象地把這群人的內心世界逐步放大的過程直接展示了出來，當：

夢想中
終於把自己
也仰望成一座
仰望的銅像高高在上

這時，追逐名利的人在憧憬、嚮往、崇拜的“朝聖路上”並沒有高山仰止，而是在自我虛無的精神慰藉下不斷“仰望”，詩人連用了六個“仰望”，強調“人”在自慰式的精神鼓動下，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和方向，在“夢想”中，取而代之的是那高高在上的仍然仰望不止的銅像。尤其是“仰望的銅像高高在上”這句，成為“人”自我膨脹的最高峰，也是全詩最長的句子。

當然，我們知道：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一種虛幻的想像，是一場類似阿Q式的夢境，卻無情地揭露了凡俗人生的悲劇——毫無基礎卻妄想超凡脫俗的精神烏托邦必將遭到無情的滅頂的打擊。

二、黑色冰冷的寓言反諷

詩人全詩採用白描的語言，站在“局外人”、“旁觀者”的立場，使用了既節制又鋪張的語言進行細緻的描摹，著力勾畫出一類人的嘴臉和大體輪廓；詩人又採用冷靜的敘述，娓娓道來且不事評述，以期達到更加強烈的諷刺效果：

神氣地
硬挺著脖子
等待暖呼呼
一陣鳥糞的洗禮

詩到這裡，峰迴路轉出人意料結局會令讀者往往忍俊不禁，捧腹大笑。原來那些處心積慮、夢想出人頭地、高人一等的“人”在化身為“銅像”後，“神氣地”“硬挺著脖子”，最終卻是接受“等待暖呼呼”“一陣鳥糞的洗禮”如此的“禮遇”，其深厚的寓意不言自明：過於追逐功利的

人將為人們所不齒，也終將被人們所唾棄。

這種“黑色幽默式”的詼諧效果得益於詩人冷靜的敘述和汪洋恣肆地鋪陳以及強烈鮮明的對比反差，得益於詩人深刻獨特的人生思考和豐富的人生積澱。從這個角度來講，〈仰望〉也算是一則人生的“寓言”。

詩語言收放自如，再現了人生熱切的期待與冷酷的現實，這種對比反差把全詩推向了諷喻的高潮，給讀者留下狂歡和嘲笑後的冷靜思考和人生的“洗禮”。

三、寓意深刻的思辨哲學

〈仰望〉一詩中寫到了“高高在上”的銅像，這是將人理想、功利追求物化了的人生參照，同時也為我們提出了一個關於“高度”思考，人生的高度的思考。何謂“高”？唯圖功利的“高”，還是身居要位的“高”，還是高風亮節的“高”？幾者之間自然有質的區別，且“高”亦是相對的，於是，耽於“仰望”者的視野也將變得無限而遙遠

關於“高度”，古人早已發出“高處不勝寒”的喟嘆，雖然人們都知道這個道理，但追逐者仍如過江之鯽，前赴後繼，結果，正如本詩所言，這些人卻往往遭受到“暖呼呼”“一陣鳥糞”的洗禮。“暖呼呼”的鳥糞，而不是冷冰冰的涼水從天而降，其冷暖恐怕只有受者自知了。

詩人在短短的小詩中再次把這個互古的話題提出，留給了所有的讀者。

非馬先生曾經說過：“文學作品來自作家心靈對外界環境的觀察、反應與省思。任何含有功利的念頭，都會破壞作品的純粹與完整，減低感動讀者心靈的可能性。”事實上，〈仰望〉一詩正可謂是詩人非馬淡泊名利、靜心寫作的人生態度最真實寫照了。〈仰望〉所帶給讀者的，也正是對慾望心靈的一種淋漓盡致的洗禮和拷問！

2010年寄自廣東

《大秦帝國》

序言

◎小海

《大秦帝國》是我2009年11月至年底創作完成的，分成兩個版本，一個是詩劇版，一個是人物誌版。其實兩個版本是一個材料，相當於就著一份原料變著花樣炒成了兩個菜。想想，這其實是一種智力遊戲，就像自己和自己下棋、角力，偶爾露出貪玩的本性來，倒也樂趣無窮，有益身心。兩種形式，孰優孰劣，留待讀者們評判。

古今人物誌中的一些詩散篇和附錄中的短劇〈徐福東渡〉，是我創作《大秦帝國》先後寫就的，所以也一併放在這個集子裏，有興緻的讀者不妨參照著閱讀。

大秦帝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多民族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秦始皇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他吞併六國，併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北擊匈奴，奪回河套地區）”、“秦王掃六合”，修築長城，鞏固邊防，修建靈渠，溝通珠江流域，確定了中國版圖的基礎；在政治理念設計上，他廢分封，“設置郡縣”等，成為中國統一後行政管理的標準範式，他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賞功罰罪，“酷刑法”，“百代都行秦政法”，影響歷時數千年之久；他在全國上下大力推行車同軌，道同距，書同文，統一文字，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可謂“文韜武略”兼備，被李贄譽為“千古一帝”。他從加強專制統治、防止國家分裂的需要出發，焚六國史書，坑術士，導致各國大量古籍被毀，造成古代文明史斷代、斷層；舉全國之力修建萬里長城、秦馳道、靈渠、阿房宮及秦始皇陵，勞民傷財，天怒人怨，“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可以說，秦始皇和大秦帝國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均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所幸的是，大秦帝國延續幾千年的所謂先進政治制度、政治設計已成行屍

析布羅茨基 〈我坐在窗前〉

◎馮冬

走肉，所迎來的只是其逐漸冷卻的過程。

作品完成後，先後郵寄給賀奕、于小韋、韓東、宗仁發、海馬、潘洗塵、臧北等朋友，他們都抽空閱讀並提出了意見、建議和批評，在此也一併表示感謝。

詩人李德武主動請纓，給予了《大秦帝國》詩劇版極高的評價，溢美之詞讓我臉紅耳熱，我將之看成是無私的鼓勵和友誼的見證。

是為序。

2010年6月8日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I

通向斯德哥爾摩的道路何其漫長，對於那些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作家更是如此。他們不是為了某一個獎項寫作，也根本沒料到自己有一天會獲諾貝爾文學獎。所以，1987年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站在領獎臺上時，覺得焦躁不安，如同受審。他們出身社會底層，啃乾麵包，沒念過大學，在工廠日夜幹活，有時莫名其妙被投進監獄，然後流放、流亡，捧著字典自學另一種語言，在窒息與廢墟中喊出一聲聲詩句。可以說，他們在頂著死亡寫作。

布羅茨基的〈我坐在窗前〉一詩寫於1971年，他正好31歲。次年，他被蘇聯政府流放以色列，因為他是猶太人，雖然最後他去的是美國。當然，在這之前，他曾經歷審判和流放，兩次進監獄。蘇聯當局將他驅逐出境，是一系列布羅茨基事件的終局。該詩代表了他的基本風格——謹飭的形式，均勻的節奏，矛盾修飾法，自嘲口吻，玄學奇思等等。更重要的是，該詩在主題上凸顯了窒息與廢墟的雙重壓迫。儘管有論者指出，布羅茨基在流亡美國後從多恩的玄學風格轉向了巴羅克風格，但他在流亡前後受承受的壓力並沒有太大變化。風格的嬗變並不等於主題的轉移，很多詩人一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寫同一首詩。流亡不過加重了他的疏離感與存在的孤獨。如布羅茨基所述：“時間的流逝很少能影響體內的那個存在物”，即詩人抵禦外在壓力的剛性自我。布羅茨基的這首詩也許揭示了他在不斷的變化中保持不變的那部份。通過對該詩逐句的閱讀，我們來傾聽一個帶著腳鏢跳舞的聲音，一個曾在西伯利亞的嚴寒下凍得發抖、只能靠寫詩來溫暖自己的聲音，一個對我們這個時代有著宏大啟示的俄國人的聲音。我們將觸及流亡狀態下寫作的一般特徵——生命的窒息與廢墟感。

II

我坐在窗前

——致列夫·洛謝夫

我說命運玩著不計分的遊戲，
有了魚子醬，誰還要魚？
歌特式風格再度勝利，
讓你興奮——無需可卡因，或大麻。
我坐在窗前。窗外，一顆白楊。
我如果愛，愛得很深。這不常發生。

我說森林只是樹的一部分。
得到女孩的膝，誰還要她整個人？
現代紀元掀起的灰塵令人噁心，
俄國人的目光落上愛沙尼亞的尖頂。
我坐在窗前。飯已吃完。
我在這兒曾快樂過。但我已不再快樂。

我曾寫下：燈泡恐懼地注視地板，
愛，雖是行動，卻少了動詞；
歐幾里德認為消失的一點化作了零，
這不是數學——這是時間的虛無。
我坐在窗前。坐著坐著
想起我的青春。有時我笑一笑。有時
啐一口。

我說樹葉可能毀滅幼芽，
養料掉進休耕地——啞彈；
平坦的原野上沒有陰影，大自然
徒勞地播撒樹的種子。

我坐在窗前。雙手鎖膝。
沉重的影子與蜷縮的我相伴。

我的歌走了調，我的嗓音沙啞，
但至少沒有和聲能將它伴唱。
人們深知，這種談話沒有價值，
——沒人站在我的肩膀上。

我坐在窗前的黑暗裡。如一系列快車，
層層波浪在舞動的窗簾外撞擊。

我忠誠於這二流的年代，
並驕傲地承認，我最好的想法
也屬二流，但願未來將它們視作
我掙脫窒息的紀念。

我坐在黑暗裡。難以分辨
內心的黑暗，與外面的黑暗，哪個更深。
(馮冬 譯)

該詩寫給布羅茨基的傳記作家兼研究者洛謝夫。洛謝夫比布羅茨基大幾歲，他們是在列寧格勒的一次詩會上認識的，很快成為好友。他倆的經歷有幾分類似，洛謝夫也熱愛詩，寫詩，後來也流亡到美國，但他終究沒能成為布羅茨基那樣偉大的詩人，反倒成了他忠實的追隨者。洛謝夫之所以放棄寫詩，乃是因為已經完全被布羅茨基的天才所征服。他坦承道：“除了約瑟夫的詩，我的確不再需要其他的詩了……包括我自己的詩在內……布羅茨基替我說出了一切。我想加以表達的一切，都被他表達出來，而且還表達得更為迅速、有力、醒目和有趣”（《布羅茨基傳》）。作為編輯和學者，洛謝夫不遺餘力地幫助布羅茨基在蘇聯發表詩作，編撰《布羅茨基的詩學與美學》，推動其作品的研究。作為詩人，布羅茨基無以為贈，除了詩。他在流亡前夕將這首詩送給洛謝夫，似乎在向好友道別，總結自己的“前半生”並“展望未來”，不管這未來多麼地黑暗無光。

III

詩以“我說”開始，彷彿在講故事，又好似過來人的諄諄教導，口氣疲憊。一上來就點破命運本身的平淡無奇。不計分的遊戲如同商場裡的贈品，無用而棄之可惜。這種遊戲裡沒有輸贏，沒有驚險，只有時間那單質化的綿延。當然也可以說，最後的贏家總是死亡。作者在別處說：“人生是一場遊戲，有許多規則，卻沒有裁判……難怪許多人作弊，贏家少，輸家多。”將命運或人生喻作玩遊戲很常見，但“不計分的遊戲”這樣的矛盾語將我們拉出慣常的思維軌道，在瞬間加速了我們對命運的理解。此即洛謝夫所說的“迅速、有力”。詩是作加速離心力運動的語言，詩人的痛苦和歡愉在於他得承受詞語的離心力，並非自身命運的離心力，而前者要求更強健的神經。不計分的遊戲戳穿了古老的斯芬克斯謎語：我們在命運的神話中

看見的是我們自己。命運喪失了超驗的、不可知的向度。那作為最終裁判的上帝，或許一直都缺席。在沒有裁判的遊戲中，怎麼玩都可以。此處迴響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那句話：“若沒有上帝，什麼都可以做。”布羅茨基讀過薩特和加繆，存在主義哲學的“虛無”與“被拋”對他產生過深刻影響。第二句：“有了魚子醬，誰還要魚？”似乎與首句毫無關係，果真如此嗎？首句是一個普遍命題，第二句是一個特殊命題。布羅茨基似乎想說，魚就是在那不計分的遊戲中被淘汰的對象。在生活節奏猛然加快的現代社會，人們不再需要魚，吃魚太費勁，刺太多。人們更願意吃加工後的魚的精華——魚子醬。也就是說，魚的整體被它的部分替代了。魚在這不計分的遊戲中變成了肉醬，反諷地被自己的碎片所取代。從宗教層面看，魚是基督教的象徵。《路加福音》裡耶穌對漁夫彼得說，從此你要“得人”了。魚子醬對於魚的勝利，暗示現代性對傳統信仰的剝奪。人們放棄了活潑的、性靈的魚，選擇了物質化的、死的魚子醬。

哥特式建築風格流行於 12-16 世紀的歐洲，在 19 世紀獲得復興。在“歌特式風格再度勝利”中，布羅茨基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混亂的時代，舊的東西死灰復燃。他在別處說：“我穿過的衣服／如今又在各街區流行。”他大概指他流放北疆時穿過的破棉襖。時代在迴圈著。哥特式教堂非常高大，尖尖的塔頂，有許多雕刻繁複的神龕，展現魔鬼與天使的爭鬥，讓人敬畏，甚至恐懼。從詞源上講，哥特（Goths）是歐洲日爾曼蠻族中勢力浩大的一支，曾摧毀羅馬帝國。“哥特”二字帶有強烈的“野蠻、恐怖”的含義。19 世紀哥特式小說裡的荒涼城堡更是讓人不寒而慄。“讓你興奮——無需可卡因，或大麻。”哥特式風格比毒品更有效地使人沉醉於恐怖的享樂。這裡，作者似乎暗示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激起了全國人民的興奮。在哥特式的政權下，人們獲得與吸毒類似的意識形態的快感——不管這種快感與死亡衝動多麼地接近。

IV

如果布羅茨基這樣一直寫下去，我們將很難跟上，因為他一直在非邏輯的抽象陳述中跳躍。他需要一些個性化的抒情，一些可辨認的場景，來錨定這些反思。布羅茨基愛好玄學思辨，但他在本質上是抒情詩人，洛謝夫甚至將他與普希金相提並論。在第五行中他露出本相。詩人收攏思緒，托出當下地點，並點題，“我坐在窗前”。既然他坐過兩次監獄，這兒的窗未必不是鐵窗，正如他說，“學校是工廠是詩是監獄是學院是厭倦”。他看到窗外有一顆白楊。通常來說，一個詩人在窗外會看到兩種景物，一種是波德賴爾筆下喧鬧的人群、現代性的煙塵。詩人隔著透明的詩意的屏障，從窗內窺視窗外，既滿足觀看慾，獲取詩的素材，又不至於冒險。另一種則是內心的景物，詩人在窗外看到自己的鏡像，比如這顆孤獨的白楊。布羅茨基在自己與時代之間，拉出一個距離，時代的加速度並不妨礙他自己平靜的孤獨。他不願參與世界的進程，儘管哥特式風格以席捲一切的氣勢向他襲來。他內心的孤獨難以被時代觸及。

“我如果愛，愛的很深。這不常發生。”原來，這一切與愛情有關。與情慾旺盛的聶魯達相反，布羅茨基遠不是一個愛情詩人，他很少談論愛情。正是在這樣的詩人身上，我們要傾聽他關於愛的論述。首先，這一行巧合地押上韻：“深”與“生”，正如首行的“戲”押韻第三行的“利”，以及第二節的“分”押韻“人”等等。但這樣的韻多了，就不是巧合，而是漢語自身的音節在譯者的無意識中被啟動。本雅明認為，翻譯不是把一種語言的意思用另一種語言再說一遍，而是去“照看原作語言的成熟過程和自己出生時的產痛”。這個產痛體現在韻律與節奏上，在詩的轉譯中，我們只能重塑韻律和音節。既不能照搬原詩的韻，又不能譯成散文。最好的方法是，放棄主觀的操縱，聽從漢語自身的聲音，讓語言通過譯者來說話，讓原詩穿透我們的理解，從另一端出來，成為新生的嬰兒。

“我如果愛，愛的很深。這不常發生

。”這幾個字如果在通常狀況下說出，我們也許不會感到驚訝，但它出現在對命運、時代的反思之後，便獲得強有力的助推，因而具有本真性。這句話的力量源於它的否定：這不常發生。有的詩人經常戀愛，愛的是歌德所謂的“永恆的女性”，在不同的女人中尋找同一個女人。他不得不戀愛，不得不每天驚呼“我愛”，否則，都寫不出詩來。相反，布羅茨基看上去不像能輕易愛別的人。他有一張中年的照片，下巴滄桑，眼神冷漠，頭頂光禿，頭髮花白，刮過鬍鬚的臉，如剛收割完的莊稼地。他看上去就像雪萊或拜倫的反面，他抒的是無愛的情，或愛情的喪失。

V

我們看到，這是一個 *sextet*，六行詩，每節六行，最後兩行作為迭句，共六節。布羅茨基為何選用這樣的形式？因為他想模仿六重唱，儘管他後來承認“我的歌走了調，我的嗓音沙啞”。第一節是六重唱的基調和開場白，後面的調子將越唱越高。這與拉赫瑪尼諾夫的鋼琴協奏曲類似，開始部分是低沉而華麗的迴旋，慢慢活潑起來，節奏加快，進入呈示部。不僅每一節的內部有漸進，每節之間也形成漸進，波浪般地向前進。這與布羅茨基的出生地有關：“我出生、成長在波羅的海的沼澤旁／並肩前行的鏗灰的碎浪／於是有我所有的韻，於是有我／暗淡、平坦的聲音。”

VI

我說森林只是樹的一部分。
得到女孩的膝，誰還要她整個人？
現代紀元掀起的灰塵令人噁心，
俄國人的目光落在愛沙尼亞的尖頂。
我坐在窗前。飯已吃完。
我在這兒曾快樂過。但我不再快樂。

第二節仍以“我說”開頭，與第一節形成語義上的對稱，彷彿他有很多的苦水，還未倒完。“樹”的意象回應前面的“魚子醬”，涉及部分與整體的關係。“森林只是樹的一部分”這個矛盾語指明部分大過了整體，否定了整體的同一性。從後現代哲學看，整體性（森林）

本來就是一個虛假可疑的形而上概念，它在本質上無法涵蓋雜多的個體性（樹），儘管它極力促成意識形態對個體的收編與同一化。布羅茨基更想做窗外那顆孤獨的白楊樹，而不是加入森林的整體，正如他不願加入哥特式風格的喧囂。另一種解讀為：森林是從單個的樹長出來的，沒有樹就沒有森林。這意味著，我們是歷史的一部份，歷史的孩子，正如布羅茨基稱曼德爾斯塔姆是“文明的孩子”。我們無法逃脫傳統，命中註定要繼承它。沒有唯一的解讀，只有矛盾語所指引的各個方向的意義的延伸。

緊接著，詩人又拾起愛情的話題，語氣變得尖刻嘲諷。對於愛情他已經完全失望，愛情並不超越動物般的性滿足。女孩的部份（膝）——如同魚的部份（魚子醬）、森林的部份（樹）——成為了超越整體的部份。在一首題為〈愛情〉的詩裡，布羅茨基寫到：“我們再度成為雙脊背的動物／孩子是我們赤裸的理由。”在另一首詩裡，布羅茨基說得更直率，甚至粗野：“掀起長裙後／沒有驚喜，只有你早已料到的”（〈一個美麗時代的結束〉）。男女之愛在本質上是失敗的，它無法挽救命運的崩頹，也不能消除存在者的困倦。

VII

“現代紀元掀起的灰塵令人噁心。”他終於說出他想說的了，拋掉旁敲側擊後，他直接吐出“噁心”這個詞。這恐怕是從他的精神導師奧登那裡學來的。我們記得奧登在〈1939年9月1日〉中寫道：“精確的學術可以／發掘從路德至今日／使文明變得瘋狂的／所有侵犯。”布羅茨基認為“瘋狂”這個詞在奧登的舌尖上轉了很久，終於被吐出來。同樣，他在這首詩裡做許多埋伏，就為了使用“噁心”這個詞，這個暗示薩特的同名小說、一下子擊中現代人肋骨的單音節詞。當你走在都市的大街上，迎面吹來的風裡夾雜著沙子、汽車尾氣、流感病毒，你難道不覺得噁心？放大大一點來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史達林當政的“現代紀元”，其間的戰爭灰塵還少嗎？更不用提納粹焚屍爐裡日夜冒出的

的煙塵。這行詩的份量很重，是對一個時代的審判。

只有那些厭棄自己時代的人，才具備宗教的情懷，從耶穌開始就是這樣。耶穌不也憤怒地詛咒那個“不信的時代”？然而，現代性的煙塵並未完全遮蔽信仰的尖塔：“俄國人的目光落在愛沙尼亞的尖頂。”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邊的一個小國，在1940年併入蘇聯，1991年獲得獨立。尖頂（*spire*）自然指教堂的尖頂，詩人此刻渴望宗教啟示。“落上”（*rest on*）這個詞意味深長，帶有“休憩”的涵義，布羅茨基此時不過30來歲，卻深感心力憔悴，看遍塵世浮沉，發現只有教堂的尖頂可以休憩目光。同時，他大膽地稱自己為“俄國人”，的確，俄國人身上有外人難以理解的東正教情結，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裡有充分的展示。這裡布羅茨基將普遍性（俄國人）與特殊性（尖頂）相牽連，意在指明，流亡分子除了自己的國籍、母語還有信仰，已一無所有了。

迭句的規則是既要重複又不能完全重複。於是，他的視線從窗外收回來，看著桌子，發現“飯已吃完”。*The dishes are done* 也指“碗已洗完”。詩人吃完飯，洗完碗，再沒什麼好做的了。快樂的時光已過去，前面是未知的黑暗。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讓詩人如此低落？是入獄？審判？流放？即將到來的分離？是不計分的命運還是哥特式風格的勝利？可能是這一切，也可能都不是。

第二節與第一節基本形成對稱，但更為低沉，第一節尚有“勝利”這樣高亢的字眼——雖然是反諷，到了第二節，只剩下“灰塵”了。愛沙尼亞的尖頂可望而不可即，而現代紀元的煙塵已將他熏得夠噁。女孩能給的安慰，也只是一閃而過的溫柔。

VIII

第三節的開頭沒有矛盾修辭，為了避免單調的重複，布羅茨基用“我曾寫下”代替“我說”，用嚴肅代替調侃。我們慢慢進入六重唱的中心，即協奏曲的呈示部。詩人減縮矛盾語，直接給出情

形或場景：燈泡恐懼地注視地板。事物間熟悉的相關性被抽離，自我直接與陌生客體相遇，落入海德格爾所說的“畏”之中：“畏所為而畏者，就是在世本身。在畏中，周圍世界上手的東西，都沉陷了。”燈泡作為“上手事物”並不知道畏，只有人的意識猛然發覺自己處於被拋的境地，才會生出畏，才會有厭倦、噁心、世界沉陷的感覺。這是一種沒有物件的、光禿禿的空落感。在史達林的審訊室裡，在關押政治犯的監獄裡，這樣的燈泡應該不計其數。

第二句也許是全詩最為震撼的高潮：“愛，雖是行動，卻少了動詞”，一下子將讀者推向抽象與具體、詞語與事物、理念與實踐、愛與無愛之間的巨大深淵。缺少動詞的愛即是自我與愛者的永恆分離。如果說柏拉圖在動詞的意義上使用“愛”——“愛”是對“美”與“善”的理念的慾望——那麼布羅茨基則抽離慾望的運動，留下一個倦怠的、癱瘓的、被禁止的愛的空殼。

另一種闡釋為：我們找不到合適的動詞來描述愛，因為愛是神聖者對人的愛，只有永恆的神才能“愛”，人類只能去“信”。布羅茨基在很多地方提到愛的無限性與神聖性。他曾說：“人類所有的愛加起來比不上耶穌張開的雙臂。”對於基督式的愛，我們的確找不到動詞可以形容，因為它已超越了慾望、索求、給予，它是神秘的、無限敞開的。

剛一離開語法隱喻的層面，布羅茨基又進入幾何學，他似乎對幾何、直線等概念很感興趣。直線規劃出愛人永久的分離：“拿起一支筆吧／在白紙上卑微的兩點間／畫下一條垂線／彷彿天空的支撐……／分離／無論如何／都是一條堅定的直線。”在布羅茨基看來，直線的消失處等同於“時間的虛無”，此在的籌畫在時間性中展開，而時間性本身受到死亡的終極約束。從永恆的觀點來看，時間本身就是虛無。“時間是沉默宇宙的肉體，”作者在別處說。白紙上直線消失的端點等同於無窮無盡的時間，人等到死的時候，還無法與愛人見面，而沒有愛人的時間，無疑顯得太多。

IX

第三節的迭句又比第二節進了一步。看完樹，吃完飯，洗完碗，只好坐著，回想自己的過往。對於逝去的青春，詩人頗為矛盾，回想起來有時高興，有時覺得不值一錢。“啐一口”表明不屑、廢物。一個人最美好的年輕時光竟是一片廢墟，我們幾乎看到一個俄國版的金斯堡。

“啐一口”是有來歷的，崩頹感與廢墟感貫穿著布羅茨基的一生。他的生活經歷異乎尋常，他從小就將世道看淡。他15歲那年因厭倦制度化教育而自動退學，高中都沒讀完，此後再沒接受過學校教育。在流亡美國前，他幹過很多工作：地質勘探員，停屍房看守，浴室鍋爐工，燈塔看守員。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彼得堡的一家軍工廠裡生產大炮。他當時生活情形如下：“每天清晨，我喝一杯淡茶將早餐沖下喉嚨，便去趕公共汽車，將我這枚漿果附在汽車踏板上的灰色人形葡萄串上……來到我們廠那木製狗窩似的門口……我的車間裡，天花板下面深淺不一的灰色互相混雜，地面上氣泵的橡皮管嗡嗡地冒氣……十點鐘，這片金屬叢林完全活動起來，尖叫著，轟鳴著”（〈小於一〉）。這不是實驗主義的油畫，這是布羅茨基當時的生活現實。很難把這種現實同一個詩人聯繫起來，怪不得他回憶起自己的青年時代要“啐一口”。最低賤、殘酷的職業（製造大炮），與最高貴、人道的事業（詩）在他生命中竟匯合攏來。反過來說，正因為經歷了最低賤的，一個人才珍惜那高貴的，而詩正是將破碎的生活穿綴起來的那根彩線。童年的廢墟感一直將他佔據，以至於他“說出‘未來’之際，老鼠／成群躡出俄語，齧噬／成熟的記憶，上面的窟窿／是一隻乳酪的兩倍。”

X

我說樹葉可能毀滅幼芽，
養料掉進休耕地——啞彈；
平坦的原野上沒有陰影，大自然
徒勞地播撒樹的種子。

我坐在窗前。雙手鎖膝。
沉重的影子與蜷縮的我相伴。

第三節的浪頭過去，第四節回到“我說”。樹葉為什麼可能毀滅幼芽？宗教的解釋：“樹葉”是亞當遮羞的葉子，亞當對上帝萌發出來的信仰被這片葉子代表的羞恥感所摧毀。世俗的解釋：樹葉是從幼芽中長出來的，舊的樹葉如果不落下，新的葉子就無法長出。新生物物被已有事物扼殺在搖籃中，創造的才能被強大的傳統所窒息。

首先，布羅茨基押了一個陰韻 bud（幼芽）／dud（啞彈、無用之物），既在意義上形成完美的對立，又炫耀了驚險的詩藝，畢竟能與 bud 押韻的詞很少，好比能與 love 押韻、而且意義上有牽連的幾乎只有 dove。“啞彈”揭示出信仰與生命的中途夭折。至於這塊“休耕地”是不是指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我們不得而知。一位原已故的俄國物理學家的一句話，為這行詩提供注解：“如果一名科學家在俄羅斯提出一個天才般的想法，那我們的官僚主義就會把它塞進棺材。”然而，儘管幼芽成為不開花的啞彈，養料也白費，布羅茨基絲毫沒有對著荒蕪的時代豎起他的中指。他拒絕成為歷史的受害者，儘管他被歷史捉弄。他告誡我們：“要小心你的中指，因為它慣於指責別人”（〈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而“一個自由的人失敗時，不埋怨任何人”（〈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悲劇裡英雄的倒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他可能在任何一個政權，在任何一個時代倒下。

“平坦的原野上沒有陰影”，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千多公里長的、寒風肆掠、無可遮擋的西伯利亞平原。在布羅茨基的詞彙裡，“平坦”暗示著死亡。他有一首〈丘陵〉：“死亡，這只是平原。／而生命，是丘陵，丘陵。”平坦的原野猶如停止跳動的心電圖——一根直線，沒有任何的變化，直達永恆。沒有樹蔭的原野是純粹空間的展開，沒有生命的氣息，因為生命的種子掉進休耕地裡被浪費了。播種的比喻立刻令人想到《路加福音》裡著名的寓言：“當時有許多人聚在一起，還有人從各城來到耶穌那裡，他就用比喻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被

人踐踏，天上的飛鳥又來吃盡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來就枯乾了，因為得不著滋潤。有落在荊棘裡的，荊棘一同生長，把他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裡的，生長起來，結實百倍。”布羅茨基的世界裡從來沒有“好土”，到處是荊棘與石頭。於是，喪失信仰後的人直接與平坦的死亡照面，在死亡的規劃下存在。

最後兩行回到窗前，此刻詩人看完樹，吃完飯，青春也回憶完，更無事可做，只好“雙手鎖膝”。身子蜷曲，越縮越小，極像蹲在陰暗角落裡的囚犯。自己鎖住自己，更無人可救。惟影相伴，彷彿李白的“影徒隨我身”，一樣地孤單，一樣地對世界深深地失望。但李白比他快樂，李白還可以“邀明月”，而他只能呆坐於窗前的黑暗裡，笑一笑或啞一口。

XI

布羅茨基的詩中，濃鬱的抒情與抽象的思辨相互穿插。那些似非而是的矛盾語，無法一一對應的暗指，那些幾何與直線的玄思，無不與內心的情感有所瓜葛。布羅茨基每使用一個比喻，每喚起一種不確定性，每描繪一處另類的風景，都是為了打破生活的單調重複，在最不可能發現關聯的地方發現關聯，比如“愛”與“動詞”，以拓寬人類感知的領域與感性的細膩度，帶來美的驚奇。詩並不是純粹的技巧，而是被強烈的內心情感貫穿的陌生化言說。於是，內心與景物難以分辨，所有的陰影何嘗不是內心的陰影，播種的大自然也可視作詩人自身，徒勞地播撒著異質思想的種子。燈泡的恐懼是他自己的恐懼，被官僚的葉子毀滅的幼芽，也就是他自己。然而，這並非浪漫主義以來的唯我思想，那種在一切自然事物中進行移情的傾向。布羅茨基很少賦予大自然以情感，而是將自然與內心狀態相並置，在自然中發掘可供抒情（不管是哀歌還是牧歌）的原始素材。洛謝夫只說對一半，布羅茨基不僅是普希金，他也是維吉爾、霍拉斯，是那些雖然抒情、又意識到抒情的局限的古典主義詩人。

XII

我的歌走了調，我的嗓音沙啞，但至少沒有和聲能將它伴唱。人們深知，這種談話沒有價值，——沒人站在我的肩膀上。

我坐在窗前的黑暗裡。如一系列火車，層層波浪在舞動的窗簾外撞擊。

第五節的語調升了起來，開頭像一個自白：“我的歌走了調，我的嗓音沙啞。”其實哪裡有走調？原詩每行十音節，兩行一韻，形式整齊如18世紀蒲柏的詩作，雖然每行內音步的分配確實有些凹凸不平，他畢竟不是奧登或葉芝。走調的歌打破時代的和諧，不入當局的耳朵，自然會惹來麻煩。他在論述曼德爾斯塔姆時說，“如果他只是一個政治詩人，或者沾染政治的詩人，他很可能躲過那橫掃俄國的鐵掃帚。畢竟，他事先得得到警告，應該從其他人那裡學乖。然而他沒有學到，因為他的自我保護能力在很早以前，就讓位給他的美學”（〈文明的孩子〉）。這何嘗不是自況！詩人被審判、入獄、遭流放，不是因為他的政治觀，而是因為他的美學，他的抒情：“一首詩即是對整個存在秩序的質疑。”

原來，詩不是花環，布羅茨基的頭上沒戴月桂冠。相反，他蹲在信仰、愛情、現代文明的廢墟裡，用“沙啞的嗓子”唱歌。他的繆斯住在監獄鐵欄裡，住在行軍床上。詩從不生於肥腴的沃土，布羅茨基曾援引阿赫瑪托娃：“詩從垃圾中生長。”在〈無樂的歌〉一詩中，他寫道：“用孤獨的思想垃圾／沒能說出的話——用我們／堆積在溝縫裡的廢物／它遲早有足夠的積累／可以昂首闊步。”這已不是浪漫主義以來的普遍愉悅的康得美學，而是廢墟的美學，被打碎、解構的美學。布羅茨基印證了阿多諾的絕對律令：“美必須死去。”當代詩藝在傳統審美觀的毀滅中獲得自身的救贖與清償。在後奧斯維辛時代，寫詩不是野蠻的，更不是不可能的——全世界無數的人在寫——只是詩人們的“觸角”已經發生轉移（龐德曾說詩人是人類的觸角），轉移到無法呈現的歷

史創傷上面。所以他們傾向於否定的美學，傾向於對破碎、廢墟、空無、沉默、亡靈的召喚，例如策蘭、米沃什、默溫、西米克等人的作品。許多當代詩，都是沙啞的，走調的，包含了自身不可化解的矛盾，以自身的破碎來抵抗現實的破碎。

再來看這個“和聲”（chorus）。這不是隨便什麼“合唱團”，而是古希臘悲劇裡為英雄預報命運的那群神秘女人，她們彷彿就是命運的化身。布羅茨基此處把自己比作時運不濟的悲劇英雄，雖嗓子沙啞，沒什麼話語權，但自己的聲音終歸是自己的，不會湮滅於芸芸大眾。此處詩人宣揚個人主義，否定社會、歷史、他者對個人價值的裁定。“沒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反用牛頓的名言，營造一個孤獨的形象。作者不再重複“我坐在窗前”，而說“我坐在窗前的黑暗裡”，點出無光的此刻與不可見的未來。他聽到滾滾的時代潮流從窗外飛馳而過，撞擊窗簾。這與前面靜態的蜷縮形成巨大反差，此即自我與世界，詩人與時代的反差。同時，飛奔的列車預示著越來越快的分離和脫軌，越來越快的向著命運終點的衝刺。

XIII

誠然，政治上的窒息是鑄成心靈廢墟的一大原因。在史達林政權下死去的人遠多於納粹集中營。他心儀的另一位傑出的詩人曼德爾斯塔姆就因寫詩諷刺史達林被流放至死。〈我坐在窗前〉一詩中，布羅茨基把寫作看成“掙脫窒息的紀念”，詩成為對抗時代的方式。詩不是形式與語言上的遊戲（如美國當代的語言詩人），而是人在死亡威脅面前的赤裸的吶喊。詩充當著生與死之間的媒介，它通過毀滅詩人使文化得以延續。在紀念曼德爾斯塔姆的文章中，布羅茨基開篇即說：“由於某些奇怪的原因，‘詩人的死亡’聽上去總比‘詩人的生活’更加具體”（〈文明的孩子〉）。在為曼德爾斯塔姆的遺孀寫的悼詞中，他又說：“三、四十年代的政權高效地生產出許多寡婦，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們的人數足以組建一個工會。”布羅茨基認為，正是曼德爾斯塔姆、阿赫瑪

托娃這代人，以及“出生於納粹焚屍爐超負荷運轉時代的這一代人”，在延續著俄國的文化傳統。這樣看來，布羅茨基“最好的想法”並不是“二流”，他之所以用這個反諷，意在坐實一個“二流的年代”。

XIV

布羅茨基 40 歲生日的時候，寫了一首詩總結自己前半生。與〈我坐在窗前〉相比，該詩無疑更直白地道出流亡的辛酸：“漆過豬圈和牛棚”；“什麼都喝過，除了乾涸的水”；“吞下過流亡的麵包，發黴而粗糙／胃裡發出過所有的聲音，除了嚎叫”；“我喊出一聲感激／直到黃土填滿我的喉管”（〈1980年5月24日〉）。此處令人想起顛沛流離的杜甫，在窒息與廢墟中艱難地尋求人的尊嚴：“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饑臥動即向一句，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杜甫在戰亂時代的漂泊生活與布羅茨基在集權統治下的流亡命運，很難說哪一個更悲慘。杜甫同樣生活在一個“二流的年代”，唐朝的開明盛世已漸遠去，軍閥跋扈，民生潦倒。他敏銳而痛苦地感受到時代的分崩離析：“秦川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在政治上，杜甫與布羅茨基同是被窒息者。杜甫多渴望自己“走調的歌”與“沙啞的聲音”能被當局聽到，結果他一輩子也只做了個司空參軍類的小官兒。然而，杜甫的破碎感不及布羅茨基來得強烈，來得虛無。杜甫並不缺少愛，而布羅茨基卻能夠寫下令人震撼的“愛，雖是行動，卻少了動詞。”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絕望？“窗前的黑暗”與“內心的黑暗”聯手將布羅茨基推入一個無愛的深淵，在那兒，“你將看到／生命如何吞沒了愛的身影。”在那兒，我們失去了動詞，再也不能做什麼，而死亡早已等在門口：“我睡著了。／我白天醒來時，／北極磁場加強了它致命的吸引。”

2010年寄自南京

我不要安慰。
我要上帝，
我要詩，
我要現實的危害，
我要自由，
我要仁慈，
我要犯罪。

(A. 赫胥黎)

赫胥黎 (Aldous Huxley, 1894-1963) 是英國象徵派詩人、小說家及評論家，具有敏銳和多方面的智力天賦，他能寫出優雅的作品，以風趣和悲觀主義的諷刺著名於世。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國傑出的生物學家 T. H. Huxley，他的父親是個聞名的傳記文學家，並有一個哥哥是著名的詩人、生物學家及人道主義者。

小赫在十四歲時就失去了母親，他的悲觀主義由此萌芽。他曾就讀於伊頓公校生物學，期間因眼角膜炎部份失明而退學，他要用放大鏡吃力地閱讀。在 1915 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內的巴利奧爾 (Balliol) 學院。1916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詩集《燃燒著的車輪》(The Burning Wheel)。在 1919-1921 年間，任職於《雅典娜神殿》期刊，出入於自由開明“百花圈”社會，但他的詩集沒有得到艾略特的稱讚。繼而寫了兩部諷刺社會的小說《克羅姆·耶洛》(Crome Yellow, 1921) 和《滑稽的黑伊》(Antic Hay, 1923)。這兩部書皆是對英國知識份子的機智、刻薄的諷刺。奠定了赫氏在文壇的重要地位。其後出版了《旋律與對位》1928、《枯萎的葉子》1925、和《面對新世界》1932。在他 1936 年寫的小說《加沙盲人》裡，對現代人們感受的空虛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使到他自己的失望而移居美國南加州好萊塢，研究印度宗教和神秘主義。1946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永恆的哲學》一書，提高了東方哲學。小赫認為西方文明是一幅惡夢景象，象徵未來社會中的心理反射作用構成由科學決定永遠不變的性制度產生了極權主義的國家，不論希特勒

或斯大林，甚至到西方的有限度的自由社會也如是。

但同時，小赫胥黎認為他的作品可作為一個可行的代替 Alternative。他在南加的作品深受諾斯替宗教和榮格心理學的影響，有《盧丹的魔鬼》1952、《感受之門》1954 和《天堂和地獄》1955。前者是對一歷史事件的報告和該事件的心理學的研究，那次事件有一群修女著了魔後被殺，小赫胥黎在該書內也談及他服食迷幻藥的體驗。後面的兩部書深受英詩人布萊克的影響，注重視覺 vision，那裡有無意識的存在，但牆上有個門才可以望出去；我們要有個助手，來幫助我們產生幻覺。小赫的作品基本上是有象徵性散文詩。

小赫的概念流存到貓王詩人莫里森 (Jim Morrison) 的《大門》(Doors) 樂隊，鮑伯狄倫和亨德里等皆受其影響。莫氏的單曲〈點燃我的火〉(Light My Fire) 象徵著他的喪禮(害了不少年青人)。小赫臨終時，他的第二任妻子給他用重迷幻藥。以使他得見真光。小赫胥黎死的一天(1963年11月12日)恰巧是美國總統甘迺迪被謀殺的那一天。後來美國總統尼克松指控他和迷幻藥大師李爾禮兩人為美國最可怕的敵人。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釣魚島撞船事件引發一波波中日政府和民間的角力至今未息，據報載日本反中示威者大多是中青年，示威的口號包括“反對中國侵略”等，除了“賊喊捉賊”的可笑可恥外，還反映出日本這個國家根本就沒有“歷史”，也沒有“事實”，這些中青年人士，或是罔顧日本侵華史實，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史實，纔會有這些恬不知恥的舉動。編者相信兩者皆有，而兩者的結果皆是他們的上一輩——也就是發動戰爭的那一輩人的責任，前者使人相信日本政府如果沒有受到應得的教訓，是不會改變他們的侵略本質的；後者則讓人看到政府欺騙人民，讓人民反以為自己是受害者的可怕後果，那就是日本一有機會就會再發動侵略，而發動侵略就代表這個民族的滅亡。而編者從這些事情看到的則是我們中文詩的危機，那也是我們不重視對下一代的傳承所可能帶來的惡果，民國以後，五四以來，就一直將西洋教會裡的“詩歌”一詞當成是我們這個詩民族數千年傳承而來的“詩”來稱謂，新文學新詩運動近百年了，我們仍然樂此不疲！唯一例外的是台灣早年現代詩時期，以及新大陸詩刊創刊二十年來的堅持：詩就是詩，不是詩歌。但我們畢竟身處中華文化邊陲，我們聲嘶力竭終不如故土詩人們的登高一呼。讓編者趁創刊二十週年的時刻在這裡再呼籲全世界的華文詩人們為詩正名吧！

本刊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出版廿年來的每一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第十二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經於十月中旬在泰國曼谷舉行，現居美國的原越華詩人陳銘華獲文學獎。

越華詩人刀飛首部詩集《歲月》經於今年出版。

小海詩集《大秦帝國》已由上海文匯出版社出版發行。收錄了詩劇《大秦帝國》、《大秦帝國人物志》和《古今人物志》三個部分的作品。

由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主辦，詩人羅青學術講座“如何改寫中國繪畫史”於今年11月30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演講廳舉行。

“世界華文作家交流協會”經於澳洲墨爾本成立，由詩人心水任秘書長。

據《詩生活》記者報道，由《詩參考》評選出（1917-2010）的十大詩人為：郭沫若、徐志摩、汪靜之、李金髮、林徽因、艾青、余光中、食指、顧城和伊沙。而十大進步詩人則是：胡適、魯迅、戴望舒、洛夫、北島、嚴力、于堅、楊黎、孟浪、侯馬。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弦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